

琉球國志略

三







琉球國志略

(三)

周 燿 輯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略 志 國 球 琉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 者 周 焯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翁

琉球國志略卷十一

典禮

臣聞天地之氣。吹萬不同。而喁喁于子。罔不與天地相應。是故風之所及。遠矣。琉球荷國家招懷柔撫。百有餘年。其恪共職貢。頗爲志敬。而節具自不可與一切羈縻者同論。先後使臣。每樂于此。觀禮焉。故事。封舟到港。世子以攝行國事。守次不出。祇遣陪臣迎迓于義。未協。今茲之役。世子親率諸陪臣。預詣海隄。佇候。臣等恭捧詔敕。登岸時。跪迎道左。復趨至迎恩亭。恭請聖安。雖雖肅肅。似服習有素者。嗣是臣等遞舉諭祭册封諸大典。悉復寅畏有加。禮儀卒度。至與臣等酬接。一一謹率舊章。雖事涉瑣細。無足紀錄。然臣竊念該國王以臣等忝膺簡命。備致情文。敬使臣正所以尊天朝也。因併節錄其槩。附見正禮之末。抑臣又聞風聲之樹。自近而遠。聲教之訖。遠如其近。詩云。皇皇者華。志美盛也。蓋萬國之觀瞻視此矣。故以該國請封朝廷遣使之典。先焉。志典禮。

先一歲。該國世子取具通國臣民結狀。遣其國貴臣耳目官等齋表請封。福建撫臣以聞。禮部上其議。特命選正副使二員。廷見遣之前。明夏子陽錄。賜一品服。給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絹爲裏。綠羅搭護。青羅褶子。裏亦用絹。帶以玉。則自備。本朝仍之。帽用東珠頂。賜服俱麒麟。則自前封使臣海寶徐葆光始。以同官翰林故也。葆光紀恩詩云。前事兵垣主出疆。行人白澤副麟章。

自注。前例琉球封以兵科爲正使。賜

麒麟服行人
副之賜白澤

茲行並選瀛洲侶極品均頒御府藏

此役二人皆用翰林
皆賜正一品麟服

節重假威臨絕域官卑加秩敵蕃王儒臣

捧冊邀榮遠壓帽蟻珠照海光臣茲之役忝備介員實從其例殊榮異數後先輝映云

迎詔禮

封舟七月初八日午刻至那霸港潮水正滿迎舟十數皆其國陪臣之貴近者奉世子命來接又獨木舟數百槳水中島民無數悉施長綆引舟至卻金亭下搭浮橋直接亭階陪臣班列儀仗鼓吹皆集亭左右迎請龍亭登岸衆官前導王世子吉服跪迎道左復至迎恩亭中香案前行三跪九叩頭禮恭請皇上聖躬萬安臣等謹對聖躬萬安禮畢復導迎至館奉安詔敕節印王世子旋至館候問臣等對拜待茶畢送歸府

諭祭禮

七月二十七日行諭祭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諭祭儀注

先一日長史等官灑掃廟中堂以便迎請龍亭設香案於廟中司香二人設開讀臺於滴水西首設開讀位東南向設先王神主位於露臺東首西向設世子俯伏位於先王神主位之下北向設世子拜位於露臺中北向衆官拜位設在世子後左右列設奏樂位於衆官拜位之下亦北向諭祭日黎明法司官率衆官金鼓儀仗齊集天使館啓門參見畢請龍亭進公館中堂捧軸官捧諭祭文奉安龍亭內

彩亭二載
祭絹祭銀

奏樂

引禮通官唱排班。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至安里橋。世子素衣角帶。率衆官跪於橋頭道左。龍亭暫駐。世子衆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通官唱排班。世子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世子前導至廟門外。由東角門進。立於先王神主側。龍亭由中門進。至廟內中堂。天使隨入。左右立。宣讀官展軸。官由西角門入。至開讀臺下。東向立。司香者舉案置龍亭前。添香。世子上露臺。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復立於先王神位下。捧軸官由廟東邊門進。天使授諭祭文於捧軸官。捧軸官由中門出。上開讀臺。宣讀官展軸。官次之。捧軸官立案右。展軸官立案左。對展。宣讀官就開讀位。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神位下。西北向。引禮通官唱主祭官就位。天使詣先王位前。上香獻爵。不行禮。引禮官唱開讀。讀畢。引禮官唱焚帛。世子平身。至焚帛所。捧軸官捧膽黃加帛焚之。焚畢。捧軸官捧諭祭文由正中門入。奉安龍亭內。世子率衆官回露臺。再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天使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頭禮。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位側。禮畢退班。世子捧先王神主由廟東邊門進廟內。安於東偏神座。世子謝天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天使答拜。世子出更衣。天使易服。世子揖至前堂。天使居東。世子居西。皆四拜。拜畢安坐。正使東首。副使西首。俱面南坐。世子西首。面東北坐。不設樂。茶酒皆親獻。天使辭。紫金大夫代獻。天使酬獻。世子亦辭。引禮通官代獻。席終。天使輿至滴水前。世子下階揖別。衆官出門跪送。是日世子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冊封禮

八月二十一日。行册封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册封儀注。

先一日。所司張幄結綵於天使館。備龍亭三座。綵亭二座。國中經過處所。皆結綵。造板閣一楹爲闕庭。設於王殿庭中。中置殿陛。左右層階。設御案五於闕庭中。中案奉節。左案奉詔。右案置印。邊左置賜王幣。邊右置賜王妃幣。設香案於闕庭前。設司香二人於香案左右。設世子受賜予位於香案之前。設宣讀臺於殿前滴水之左。設世子拜位於露臺正中。設衆官拜位於世子後。左右層列。世子左右立引禮官二員。衆官左右立贊禮官二員。陳儀仗於王殿左右。設奏樂位於衆官拜位之下。册封日黎明。法司官衆官皆吉服候於館外。金鼓儀仗畢備。天使啓關參見畢。迎請龍亭入公館中堂。正使捧節。副使捧詔。捧印官隨行。各安奉龍亭中。捧幣官捧緞匹置於左右彩亭中。奏樂排班。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世子率衆官伏迎於守禮坊外。龍亭暫駐。世子衆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官唱排班。世子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接詔禮畢。世子前導入國門立殿下。龍亭進至奉神門。執事者脫節衣。奉節授正使。奉詔敕授副使。奉印授捧印官。捧幣官分捧緞幣。隨行至闕庭正中。各安奉御案上。天使分立左右。捧詔官捧敕。官立殿下。宣讀官立開讀臺下。司香者舉香案於御案前。添香奏樂。引禮官引世子由東階升。衆官各就拜位。世子詣香案前。樂止。引禮官唱跪。世子衆官皆跪。引禮官唱上香。案右司香者捧香。跪進於世子之左。世子三上香訖。平身奏樂。引禮官引世子出露臺就拜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拜詔禮畢。平身樂止。副使詣前。正中立。捧詔官捧敕官由東階升。奏樂。副使取詔授捧詔官。取敕授捧敕官。高舉下殿陛。

同宣讀官上宣讀臺。奉詔敕並置案上。引禮官唱跪。世子衆官皆跪。引禮官唱開讀。樂止。捧詔敕官以次對展。宣讀官讀畢。引禮官唱平身。世子衆官皆平身。奏樂。捧詔敕官各捧詔敕升殿陛。副使仍安奉御案上。捧詔敕官下東階。國王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封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及妃緞幣。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正使取國王緞匹。副使取王妃緞匹。一一傳授國王。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清字篆文告成。另鑄新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領受。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天使取印親授。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仍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印禮畢。平身。樂止。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至香案前。跪請留詔敕爲傳國之寶。法司官捧前代詔敕。一一呈驗。天使驗明。允所請。副使捧詔敕親授國王。國王平身。仍安奉御案上。法司官捧舊印授國王。國王跪授天使。仍併置御案上。奏樂。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平身。正使取節。執事者加節衣。仍置御案上。詔敕印幣。法司官等捧入內殿。節案舊印案仍設闕庭中。各派官員敬謹守護。國王請天使拜御書。引上殿閣。天使瞻拜禮畢。國王請天使更衣。同往北宮。奏樂。並四拜禮畢。安坐獻茶。一如前儀。席終。國王前導。仍至御案前。正使奉節。副使奉印。各安奉龍亭內。天使隨出奉神門。與國王揖別。各乘輿。國王先行。率衆官出俟歡會門外。龍亭回過。國王以下。跪送天使。至出輿。國王揖別。衆官皆跪送。是日國王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謝册使禮

國王既受册封大典。擇八月二十四日。率百官于王府庭中。行北面謝恩之禮。二十六日。詣天使館拜謝。是日鼓吹儀仗。照例全備。國王先至更衣處。差長史一員來稟。國王轎至頭門。巡捕官跪請轎進至儀門。王欲下轎。巡捕官跪請如前。國王至滴水前下轎。天使進前迎接一揖。拱上大堂。交拜一跪三叩首禮畢。天使請國王更衣。揖讓登席。一如前儀。席終。國王辭回一揖。天使送至滴水。同一揖。國王上轎一揖。天使亦一揖。國王轎至儀門。巡捕官跪送。

國王冠服儀仗路供附

國王戴皮弁。

常服黑紗帽旁斜展兩翅。汪錄云。王欲着皮弁以朝祭之。服謁天使。意實恭謹。而通事以爲僞。令易前服。今從其舊。

服蟒衣玉帶。垂裳結佩。

謝杰補遺。王受封後。服玉帶以出。詰之曰。帶賜犀而腰玉何也。

長史稟曰。相沿已久。國相大夫束花金。長史束光金。王若腰犀。恐國人驟見駭。以王之服飾。反出國相大夫下。願稍存國體。以釋衆惑。乃仍之。

乘十六人肩輿。鼓吹八人。鳴金四人。方棍二人。紅

隔路二人。旗十二人。鐵叉二人。曲鎗二人。狼牙鉤二人。長鈎四人。鉞斧四人。長桿鎗三十二人。月牙叉四人。雞毛帚十二人。馬尾帚二人。大刀二人。黃繖二人。花繖二人。看馬四人。提爐二人。黃緞團扇二人。綠珠團扇二人。印箱二人。衣箱二人。紅桿鎗四人。長腰刀四人。黑腰刀二人。長砍刀四人。

蕭崇業錄。有武士戴銅假面。衣漆甲帶刀者數十人。

今無。大掌扇一人。金爐二人。

以下俱近侍小童執名察度奴示。

金葫蘆二人。綠珠兜扇二人。小鵝毛扇四人。蠅拂二人。金漆匣二

人。自法司以下皆從行。紫帕者近二十人。黃帕百餘人。是日國王經行之處。久米人于泉崎橋隄上道旁列盆花數十種。朱欄繞之。中刻木作麒麟形。題云。非龍非彪。非熊非羆。王者之瑞獸。那霸人於下天妃宮前。植大松數株。疊假山數堆。作白鶴二。子母鹿三四。池上結一大葡萄棚。池中浮水刻鯉魚數箇。竹欄環之。旁豎木坊。匾曰借樂坊。柱懸一長版。題曰鹿濯濯。鳥鷺鷺。物魚躍。王歸則撤之。他日王出。復設如故。

宴禮

張學禮錄。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徐葆光錄。諭祭第一宴。册封第二宴。中秋第三宴。重陽第四宴。餞別第五宴。拜辭第六宴。望舟第七宴。今與徐同。

諭祭宴似不宜宴。然與飲酢之意略近。是日不奏樂。不簪花。天使世子。肅容堂上。各一席。隨弁左廡。國相陪之。從客右廡。紫金大夫陪之。俱各一席。皆高座。兩廡及堂左右。全半廩給。口月糧等分坐。以長史或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陪之。通事時在天使左右傳譯。不預席。

册封宴。天使于王殿右廡正中設席。隨弁左間皆面南。從客于王殿左廡設席。面北。全半廩給。口月糧等設于奉神門左右房及廣福門內。是日奏樂簪花。

中秋宴。王府庭中。于右廡滴水前造戲臺一所。帷幕四週。天使及隨封員役。皆坐位如前。惟從客坐位。移王殿右序向西。以便觀演夷劇。

樂工十餘人。俱著紅帕。伶童數十人。皆戚臣子弟俊秀者。習之。衣彩衣。著紅綾襪。先演舞隊。作一老人登場。唱起神歌。歌罷退。小童齊唱太平歌。樂工引聲和之。皆條備不可解。譯者稱黃髮。

老人百拜稽首。恭頌皇上恩德如天。國王帶礪百世。中外昇平。共蒙福祉。今當中秋佳節。天使遙臨。正神人共喜之日也。次笠舞。次花索舞。次花籃舞。次竹拍舞。次武舞。次獅毬舞。次桿舞。後演雜劇。悉其國中故事。凡舞劇皆以提琴。三絃。短笛。小鑼鼓。和之。小童只演科白。唱則樂工。皆時撤帷幕。庭中設烟火數架。又有數人騎紙馬。頭尾烟爆齊發。奔走戲樂。宴畢出城。火炬夾道。送歸使館。所有歌曲。關白。大略與前錄相同。然皆淫哇鄙陋。不足備鞮鞞氏之採。張錄有走馬。弄刀。刺鎗。擊劍。鞠毬。走索。諸戲。今悉無之。

重陽宴。是日先設坐於龍潭之北。觀競渡。龍舟三。朱一。白一。黑一。一衣飾槳。幟各如其色。久米那霸泊村人各辦一舟。舟中執楫。則皆首里貴戚子弟唱習者。汪錄云。國中競渡以重陽。猶中朝端午也。實亦端午各戲于本村。至宴天使。則因現在龍舟姑演之。以供遊燕。金鼓震蕩。歌

聲應節。汪錄有歌詞云。三龍舟。池中游。彩童歌唱報重恩。鳳凰臺上鳳凰遊。天朝仁如海深。球國歌唱報重恩。忠敬兩字萬世心。一朝表奏九重天。雙鳳銜書渡碧淵。風送玉音知帝德。雲捲旌旗五色懸。炎海藐然隔遠洲。南屏北座枕中流。福星臨照雙呈彩。草木含輝露下稠。氣吞雲夢壓飛塵。恭承聖澤龍資新。自慚海岳恩難報。忠誠兩字長書紳。天池挺出雙瑞蕪。炎帝贈君荷蓋錢。金尊未盡莫辭醉。又看秋鴻蹴水仙。太乙星移下泰階。長安日麗擁三台。歸帆自有風神佑。萬里長途一瞬哉。錦軻言旋入帝京。車書萬里慶昇平。

大清日月當天。照常有餘光到海城。今所歌略同。龍舟戲畢。仍開宴於王府。座次演劇。與中秋宴同。不設烟火。

餞別宴。座次演劇如前。

拜辭宴。如前儀。宴畢。國王揖送。先至世子第中。更設小座。手奉三爵爲別。

望舟宴。國王至天使館設宴。禮如前儀。面致金扇一握爲別。

臣等宴禮既畢。涓吉登舟候風。中山王臣尙穆親率陪臣以下詣迎恩亭。恭送節印。跪請聖安。俱如前禮。王遣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等齎表謝恩并貢物。自附常年貢船一號。隨封舟同發。

中山王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誠懼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帝澤旁流。九邊盡播。史臣之冊。皇仁廣被。四海悉歸。王會之圖。恩沛九重之膏。湛露時降。瑞兆五雲之彩。醴泉常生。歡溢臣民。慶騰宇宙。欽惟皇帝。陛下慮周萬物。治冠百王。乃聖乃神。煥規模于典禮。允文允武。隆體統于海陬。臣穆嗣守藩封。代供貢職。拜荷鳳詔。褒封之典。社稷生輝。仰沐龍牌。錫予之章。蝸居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拜命增虔。撫躬益勵。謹遣陪臣馬宜哲、鄭秉哲等齋捧表章。恭陳帝座。伏願德合坤乾。恩同川嶽。感覆冒者萬國。莫不尊親。沾雨露者四方。盡皆頂祝。將見文麟獻瑞。調玉燭以無疆。彩鳳來儀。鞏金甌于有永矣。臣穆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懼忭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上表。奉硃批。覽王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謝恩兼陳封舟情形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爲恭謝天恩。兼陳封舟情形。仰祈睿鑒事。臣穆彈丸小國。僻處海隅。荷沐皇恩。上鴻慈。允臣嗣封。乾隆二十一年。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齋捧詔敕。幣帛欽頒新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臣穆卽率百官。臣庶于迎恩亭。恭請皇上聖躬萬安。奉詔敕安于天使館。擇吉于七月二十七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尙敬。隨于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爲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臣穆率領百官拜舞叩頭謝恩外。隨請于天使。懇留詔敕爲

傳國之寶。蒙天使查驗前封卷軸。依聽許留。付臣一併珍藏。復蒙頒賜清篆鍍金銀印一顆。臣穆恭設香案拜受訖。其順治十一年所領鍍金銀印一顆。臣謹親交天使。代送繳銷。竊惟聖朝加意撫柔。有同覆載。臣穆忝膺寵命。曷勝感激。惟是臣夙夜歉仄。不能自安者。六月十七日。據姑米地方報稱。册封頭號寶船。于十四日因風不順。暫在姑米港口拋下碇索。候風。臣隨即連遣官問候。天使起居。詎意二十四日夜。風暴大作。碇索已斷。封舟觸礁致壞。幸賴皇上之洪福。聖朝之庥恩。天使親奉詔敕登岸。隨封二百餘人。皆獲安全。臣得報之下。恐懼靡寧。星夜趨備海船。差法司官馬宣哲等迎接。七月初八日。轉到那霸。得見天使。詢無恙。大喜且驚。但護封二號船被風飄回。十二月十二日。已抵臣國。始知洋面遭颶。經危之事。臣心惴惴。既乃安然。爲此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使者向廷瑛、都通事毛如苞、通事鄭鴻勳、金宿等。齎捧表章土儀。赴京叩謝天恩。仰冀睿慈俯鑒下悃。臣穆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奉硃批。覽王奏謝。具見悃忱。知道了。其進貢方物。念中國加惠外藩。不欲煩煩貢獻。但航海遠來。又不便令其攜帶回國。著將所進方物。留作下次正貢。該部知道。

貢物

金鶴二。鶴踏銀。岩座全。 盃甲一副。護手護膝全。 金靶鞘腰刀二。銀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

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鎗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袞刀十。黑漆灑金馬鞍一。帶鐙金彩畫圍屏四。

扇五百。土棉二百。練蕉布二百。紋蕉布一百。土苧布一百。白鋼錫五百觔。紅銅五百觔。

又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爲頒封事竣懇存舊禮以勞使臣事。乾隆二十一年蒙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恭奉詔敕幣帛篆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二十七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尙敬續于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爲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此誠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穆永代之榮光也。竊惟天使入國以來撫綏海邦臣民無不感仰惟臣穆所深愧者臣國邊海無以將敬故于宴款之際代物以金雖自知乎菲薄實是緣以爲例乃辱使臣屢辭往還再三固卻不受在使臣冰兢自矢允矣有恥不辱爲天朝使節之光矣。但念使臣間關勞瘁遠涉風濤實爲臣穆之故藉物表敬禮不將儀心已難安況重以姑米之險行李損失辛苦倍常尤臣所悚惕靡寧者也。臣于臨行時復將屢宴前金特差法司大夫長史等官專送懇受使臣仍復送還清白之操可謂始終無間獨是微臣酬德報功莫展萬一殊慚舊禮有闕寸志莫伸謹將送還屢次宴金二封共計一百九十二兩具本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等齎進懇乞欽賜使臣收受臣穆不勝惶恐激切之至謹上奏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奉硃批覽。王奏

知道了使臣奉命冊封自應仰體朕意不欲滋擾外藩所送宴金不必收受著仍令該國使臣帶回該部知道

參謁供應

天使初進館陪臣進謁天使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議大夫中議大夫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長史邊闔理官都通事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坐受抗手答之白事必長跪命坐賜茶法司官等設氈堂內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臺下朔望及每五十兩日王俱遣陪臣起居餽食進謁如儀天使各卽以餽物款酌之別賚以扇筆字畫香墨等物

徐錄云起居日餽生豬羊各一雞二蛋魚海蛇海鱈石鮓車螯麵條麩粉醬臛醋蒜胡椒甘蔗蕉果燒餅佳蘇魚各一盤燒酒一罍炭一包燭四枝朔望加吉果米肌銀酒黃酒之餽今同

天使日有供應米一斗麩粉四觔猪肉五觔羊肉三觔雞二隻蛋十枚生乾魚各四觔鱈二枚西瓜二圓蔬菜十一觔米醬醬油醋鹽菜油各四盞豆腐三觔醬菜半觔燭四枝燒酒二瓶炭十觔柴四束每日國王以瑞泉水供客綠水筭貯之加封鎖其上派紅帕察度奴示輪值押送兩使各二石隨弁二員每日供應米四升猪肉三觔羊肉一觔生魚二觔乾魚二觔雞一隻蛋十枚菜五觔豆腐一觔米醬醬油菜油鹽醋各一盞燒酒六盞燭二枝炭五觔柴二束全廩給每日米四升肉二觔生魚一觔乾魚二觔雞一隻蛋五枚蔬菜一觔豆腐一觔豆醬菜油醋鹽各

一盞。燒酒三盞。小燭二枝。柴二束。

半廩。給每日米三升。肉一觔。乾魚一觔。雞一隻。蔬菜一觔。豆腐一觔。豆醬。菜油。醋。鹽。各一盞。燒酒二盞。柴二束。

口糧。每日米三升。肉一觔。乾魚一觔。蔬菜一觔。豆腐半觔。豆醬。菜油。醋。鹽。各半盞。燒酒一盞。柴一束。月糧每日全。

國中諸禮

冬至。元旦。國王皮弁執珪。先拜歲德。隨歲德所向。方設位拜之。北向遙賀。皇上萬萬歲。三跪九叩頭禮畢。登殿受國中諸

臣賀禮。如明制。就班一揖。跪三拜興。一揖。跪。又三拜興。又一揖。夏子陽錄云。元旦行禮後。各官易常服。王亦衣寬博錦衣。戴五色錦帽。坐閣二層。衆官跪階下。唱太平曲。

卑者按拍和歌。尊者捧觴爲壽。王亦等級賜之酒餚。每月十五日。久米大夫以下朝王。賜茶酒。本國諸臣則止。賜茶。上元。國王受賀。如元

旦禮。

皇上萬壽聖誕。王率陪臣北向祝。如元旦禮。

國王誕日受賀。如元旦禮。各官升遷。俱於此日計功定爵。國有大慶則赦。凡遷徙者皆放還。職官或遷秩。或增祿米。

聖廟春秋二祭。遵用二仲上丁。孔子用太牢。啓聖用少牢。爵帛黍稷籩豆之類。悉遵會典。其祭品本國所無者。以上品土產代之。前期三日。與祭者皆齋戒。前一日演禮省牲。丁日。王遣紫金大夫祭啓聖祠。遣法司官祭聖廟。皆行三跪九叩頭。飲福受胙禮。

辨嶽國王嗣位及受封皆親祭。每年正五九月。國王齋戒。舉行祭山海及護國神禮。或遣官致祭。

蜡祭。每年五六月收穫後。各地方舉行報賽田神諸禮。

世鑑云。古初未知稼穡。阿摩美久初分種粟菽于久高島。知念大川、玉城諸處。春稻夏熟。至今所在春夏四祭。久高以二月知

念等以

四月。

請雨。每于十月墾種後。先三日齋。各官詣龍王殿及天尊廟拜請。又請龍王神像升龍舟。至豐見城。設雨壇拜祭。旱甚。國王親詣崎山零壇躬禱。或詣雨城躬禱。圓覺寺、護國寺。皆令衆僧祈禱。

先王廟春秋二祭。或親祭。或遣官。三日齋。樂用天孫太平歌。圓覺、天王、天界三寺內本宗香火。有時祭。有

月祭。

名蘭盆祭。

三日齋。忌辰。有特祭。朔望獻茶。

琉球國志略卷十二

兵刑

小國之大勢。弱則久存。強則速敗。琉球之俗。頗諱言兵。而刑章亦甚簡略。豈所稱畏天保國者歟。當其先世。三王爭強。尋戈未已。後卒并爲中山。迨尙寧王之世。恃其險阻。傲睨強鄰。倭人入執其王。久乃釋歸。則知鐵板爲門。不足深恃。況區區三首六臂之神。所稱鄰寇來侵。能易水爲鹽。化米爲沙者。尤荒忽而略無據乎。今自洪永建封。尙姓享祚。垂四百年。而奉事聖朝。尤爲恭順。其旁近島夷。皆知琉球之于中國。如滇王之見寵于漢世。不敢少萌覬覦。其君臣亦遂得宴然高枕。與內地臣民分樂利之萬一。蓋幾幾乎刑可措而兵不用矣。茲特搜討古今。存其崖略。不賅不備。則具如向所云焉。志

兵刑

隋書。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烏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譟。交言相詈。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鬻餽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大業間。將軍陳稜招之不服。獲

其布甲而還。

臣按隋書所稱諸洞疑卽今之間切。小王疑卽按司。烏了帥疑卽庇椰之屬。

夏子陽錄兵器惟盃甲與刀頗稱堅利。餘諸矛戟皆脆弱。徒具文耳。弓長如屋簷。射則樹於地。以兩手彎之。發矢甚遠。

徐葆光錄弓長七尺餘。卓地高齊屋簷。箭比中國箭較短一握許。射必卓地。執靶時不在正中。乃就下窄處扣弦發矢。皆用決拾。如古制。舊錄云射二百步外。則未之見。

臣按國中軍器略具。亦解製火藥。砲位多用銅鑄。要皆備舟艦水戰之用。故弓必卓于船上始發。而矢必扣于下方狹處。實可百餘步。

汪楫錄國中不見有兵冊。封日自王廟至首里約十數步。卽對立二人。執長竿如鎗。其末加短鞘。迫視之。中無寸鐵也。近王城有鎗刀十數對。卽王之儀衛云。

臣按明初三王爭衡。兵革不息。至中山尙巴志併山南山北二王爲一。漸獲安居。尙德王時。奇界島叛。尙真王時。八重山叛。尙清王時。烏父島叛。皆時發兵攻討。尙真王因於那霸江口築左右砲臺。聚兵守

之。那霸見世館。

俗呼觀見世

屬島頭目。酋長等。每年來聚。則於館中犒之。中有可賞可罰者。則召入見世館。

正之決之。其罪重者。屬戚戚來。恐有騷動。則聚兵卒爲防諜亂之患。

演武場在迂山旁。

臣又按其國兵制。略倣寓兵於農之意。五家爲伍。五伍又各相統。其稱親雲上筑登之者。皆習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則皆領。平時派定農民。如百夫長。千夫長之屬。徐錄云。除儀衛使。武備司。而外。武職太略。不知皆文官兼之也。以上兵制。

謝杰補遺。民患剽掠。無輕重。輒加開腹之刑。

夏子陽錄。忿爭持刀刺人者。輒引刀自剖腹而死。否則下於理決。抵償而無繫獄。法司。紫巾官。極稱貴。倨有犯亦抵法。止令坐地。不綁縛。輕則流徙太平山。鋼之終身。

張學禮錄。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卽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民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察其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投繯。不敢妄辨求生。如有夫之婦有妻之夫犯淫。男女俱死。鰥曠未減。

汪楫錄。國中不設官廨。無聽訟之所。民有犯罪當死者。輒自殺。重者刎其腹。輕者徙置馬齒。硫磺。諸山。又輕則令自閉室中。不得出戶。或三年。二年。乃縱之。近亦設撈掠之具。然不甚施用。國有大慶則赦。凡遠徙者皆放還。

臣按其國刑法。有死刑三。一凌遲。一斬首。一鎗刺。

用木樁作十字架。纏手足。以鎗刺其心令死。卽梟于其處。樁倒乃止。

輕刑五。一流。

流有三等。有配定流至某島安。

置不准放還。有爲惡不悛。族人共稟法司。請加流罪者。則限以年數配遣。所流之島頭目等。申其改過。許遣還。否則至期復流。遠島仍前法申遣。再不悛。顯轉流於三十六島外之別島矣。有犯罪重者。則縛其手足。以獨木小舟配遣西馬齒山顛。轉遞至外島。然多有漂一曝日。一夾。一枷。有輕重二等。輕者數十斤。重者數百斤。一笞。竊盜最嚴。初犯笞若干。夾一次。曝日一次。再犯三犯。以沒者。一曝日。一夾。一枷。十斤。重者數百斤。一笞。次遞加。亦有時竟立斬者。立配流外島者。以上刑法。

琉球國志略卷十三

人物賢王 忠節 忠義 孝義 列女 文苑 方外

臣聞醴泉無源。芝草不根。五行之精。原不擇地而產。矧夫鳥反哺。羊跪乳。蜂蟻知有君臣。雁鴻以況夫婦。故人而自外於爲人之道。卽飛走之不若。以此而推。則琉球之有人物。固其所矣。國家彰善。揮惡。樹之風聲。凡在內地之忠孝節義。上自薦紳。下逮葑屋。莫不闡揚幽隱。給帑建坊。以垂奕禩。臣幸得採風海外。輒復據所見聞。從寬節錄。陳之黼座。以爲諸蕃有志者勸。而其近天子之光。涵濡於百年之澤者。抑愈知所自勵也夫。志人物。

賢王

舜天。日本人。皇後裔。父朝公。大里按司。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屢有奇徵。及長。爲浦添按司。人奉其政。斷獄不違。值天孫氏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恃寵執權。鳩其君而自立。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奉卽位。賞功罰罪。民安國樂。始立文字。

英祖。天孫氏裔。惠祖世主孫。生有瑞徵。十二歲。名聞國中。二十。通經傳。國人師事焉。長爲伊祖按司。宋寶祐初。義本德讓。以羣臣僉舉。命攝政。歷七年。義本遜位。隱於北山。遂自立。重農貴粟。庶政修舉。時西北諸島及北夷大島相繼朝貢。國寢以強。

大成英祖世子元大德四年嗣位能以禮讓接物以仁義措事國治民安。

英慈大成第二子元至大初嗣位爲治遵用舊章疏通知事深而有謀。

察度父爲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業農質性純厚天女來格而生察度始爲浦添按司有德國人歸服元至正中西威薨世子幼母妃亂政衆廢世子奉以爲王卽位後災變日銷國家豐饒明洪武初遣行人楊載頒詔至國奉貢歸誠樂天事大遠夷震懾南夷宮古島八重山島相率朝貢太祖授以鍍金銀印封爲中山王復向慕文教時遣子弟及國秀入監讀書太祖賜閩人三十六姓以充朝貢譯使文明日啓漸染華風倭人不敢嚮邇。

尙巴志思紹子初嗣父爲佐鋪按司賞罰不違視民如傷南方諸侯歸之者衆山南王恃勝而驕窮欲于人朝暮遊宴巴志合諸按司攻落之并攻山北中山皆次第降山北王自殺遂滅武寧而奉思紹爲王及嗣位復滅山南王自元延祐中國土三分至是又合爲一賜尙姓自茲始。

尙圓字思德金伊平人或云義本讓位隱北山圓卽其後或云葉壁有天孫嶽圓卽天孫氏之裔父尙稷爲里主圓生有異瑞年二十四始渡國頭來仕中山尙金福時始給黃帽尙泰久時領主內間內間民皆親愛之時久旱苗槁獨其田不雨而潤民驚傳爲異圓懼載妻子隱避一十四年德日懋中山王聞其賢召爲黃帽官轉御鎖側卽今耳目官也閭閻侃侃萬事當理德著民懷尙德嗣位多行不義圓諫云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尙德怒不聽再避隱於內間德卒世子幼衆欲立圓圓曰世子在孰敢奸此位乎。

衆弑世子於真玉城。迎圓固讓不獲。乃至首里嗣王位。除其虐政。順民所喜。山林隱遯。隨材器使。遠近蠻夷。皆歸心焉。

尙真尙圓世子。天姿明敏。謙己受益。繼述父業。治道大明。政刑咸備。享國年長矣。

尙清尙真王子。聰明智果。剛強英毅。能振其祖父遺緒。國中事多所興革。至今法守。東北屬國大島。恃其險遠。朝貢屢絕。王遣將往征。守度如常。

尙敬字允中。恤農愛士。尤尊禮老成。國中政務。皆親謀獨斷。歷久弗懈。濱海鹹鹵。王飭撥庫儲。修砌隄岸。及那霸等處溝洫。民弗苦旱潦。山原高阪。悉募民墾闢。栽種薯麥松杉。聽爲世業。尊事天朝。職貢彌謹。護恤難商。絡繹相望。屢蒙敕諭獎勵。其奉母太妃。克盡孝道。性習冲淡。不邇聲色。旁無姬媵。宜其民物安阜。膺爵最久云。

忠節

馬順德。官國頭。按司尙元王時。二大島弄兵。屢至那霸。王自往撫之。得疾危甚。順德籲天祈代。王殂果死。王疾瘳。官其子。令世廕爲國頭領主。

鄭迴。字利山。祖本閩人。賜籍中山。都通事祿次子。嘉靖中。入太學讀書歸。累官至法司。球例法司無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迴始。夏子陽使錄作週。週字格橋。官長史。未嘗爲法司也。祿三子。其長曰達。次曰迴。季曰週。萬歷間。浦添孫慶長。卽察度王後。興於日本。自薩摩洲舉兵入中山。執王及羣臣以歸。留二年。迴不

屈被殺。王危坐不爲動。慶長異之。卒送王歸國。

忠義

長田富盛按司侍士富盛。廉潔慈愛。爲絲數按司所併。夫人投岩死。其子小按司年十五。長田攜至與座村。匿於從兄慶留庇椰所。尋爲絲數偵知。令侍士志堅原率兵搜捕。慶留有子名慶路子。其女乙鶴。請與小按司易服代死。後長田復與慶留謀復主仇。知絲數上已出郊戲馬爲樂。奉小按司全慶路子伏兵道側。要絲數歸而殺之。復立小按司爲主。乙鶴別見列女。

孝義

鶴壽。平良按司長子。聘保榮茂按司女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未幾保榮茂亦卒。無子。鶴壽長。將贅焉。繼母愛其子。毒鶴壽。瞽其雙目。令平良離乙達呂。婚女不從。繼母復蠱平良。放之八頭山石穴中。欲餓斃之。乙達呂感夢。告其母。尋歸醫治。目復明。保榮茂夫人送還平良。且語之故。平良悟。大怒。逐其繼妻。鶴壽泣請曰。兒自幼穉。賴母以生。母前所爲。乃偶誤耳。豈可以一旦之誤。而忘罔極之德哉。且母去弟幼。將誰倚耶。泣下如雨。平良感其意。不加譴。迎乙達呂。而使鶴壽繼保榮茂之後。爲按司。乙達呂別見列女。

謝納。大謝名庇椰。長子。次子入神宮寺爲僧。名慶運。大謝名有駿馬。鎖側官高平良。求之不得。鳩之。納銜恨。往尋其弟。弟曰慶運僧也。僧戒殺生。況殺人乎。納叱曰。父仇不共戴天。汝雖僧。身自空桑來耶。因與密謀。托爲戲技。藏劍於竹內。卽以竹負戲具。偵高平良在小灣。遂爲獅舞象鬪之戲。以侑酒。納忽把平良袖。

大呼曰。我大謝名之子也。今日得報汝矣。拔劍斬之。有司憐其孝。特原焉。毛鶴。毛龜。中城按司國鼎子。鼎爲勝連按司阿公所譖。王卽令阿公率兵討之。鼎伏劍殲其族。鶴龜適隨其生母歸山南查國吉外家。時鶴年十三。龜年十二。生而英俊。父居常教之擊刺。聞變乃泣請於母。欲以間殺阿公。母以二劍授之曰。此汝兄弟生時。爾父以賜我者。今以付汝。汝能報仇。吾之願也。然汝兄弟勢無生歸之理。吾聽汝死。亦卽縊矣。二子步至勝連。伺阿公春遊。卽懷劍而前。阿公喜且醉。解衣帶賜二子。併賜鶴劍。鶴因而刺之。阿公及其羣從無一生者。

列女

眞鶴。宜野灣民章氏女。宋淳祐中。義本王當國。北谷村無漏溪有惡蛟。常興暴風雨爲患。王議捐萬金。募童男女爲犧祭之。眞鶴父亡母寡。貧甚。時年十四。弟思德年十二。聞募。爭欲捨身得金養母。眞鶴爭之力。乃密囑其弟事母。而獨往北谷自投。孝感天神。雷電交作。滅蛟除害。王大喜。以配王子。思德亦尙主焉。乙鶴。慶路子女。祖慶留庇椰匿富盛按司子。爲絲數按司所覺。令侍士志堅原追捕。乙鶴年十五。謂其父慶路子曰。事急矣。請以兒服衣。小按司兒仍衣小按司服。敵可給也。已及搜擄。乙鶴復曰。祖與父均盡心於小按司者。爲報仇地也。如被獲。事不諧矣。願乞捨身代小按司死。慶路子初不忍。乙鶴詞益迫切。乃斬首出示志堅原。圍遂解。後小按司復有富盛。以夫人禮追祀乙鶴焉。

大里按司妻。不知其名氏。爲大里按司繼室夫人。大里貪黷。吞併大城按司。大城有臣普嘉眞。藏其夫人

長子於儀間村數年。糾衆與鮫川按司合兵誅大里。仍奉長子爲大城按司。大里夫人攜二子匿於荻堂村。長子乳母之家。時長子度羅壽九歲。次子嘉寧松六歲。被普嘉真察獲。將殺之。夫人奔至按司所。反覆哀懇。乃議殺長子。流次子於津堅島。夫人曰。若然。願流長子。殺次子。按司問故。曰。長子乃妾前夫人之子。次子妾所生也。按司與普嘉真曰。俗皆愛所生而嫉前妻子。今反棄己子以救前室所生。誠賢婦也。可如其言。度羅壽復乞先嘉寧松而死。按司與普嘉真深感其義。皆宥之。

豐姐。悌陀喜瀨女。初嫁爲眞壁按司夫人。未幾眞壁爲國吉按司所併。無子。夫人遁歸父家。高嶺按司聞其美。欲娶之。召侍士由查諭意。悌陀喜瀨許之。婚有日矣。夫人聞之。仰天哭曰。吾自城亡。覓按司白骨函之。而不卽從死者。豈有他哉。爲存祭祀耳。父母不諒。欲奪吾志。吾豈忍偷生以失節耶。乃闔戶自縊。父母覺而救之。適由查至。歸告高嶺。高嶺怒。親強委禽焉。夫人取懷中骨出示之。曰。眞壁雖白骨。妾暫時不離。肯從爾耶。遂欲自刎。高嶺急止之。因謂悌陀喜瀨曰。爾有貞烈之女。顯名後世。吾得聞烈女之言。亦改前非。請宥吾罪。

乙達呂鶴壽妻。保榮茂按司女。初茂與平良按司友善。一日相與結男女未生緣。後平良生男鶴壽。保榮茂生女卽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後母愛己子而忌之。稍長。陰以藥瞽其雙目。無何。女亦孤。鮮兄弟。母夫人將瞽鶴壽而襲其業。平良遣其弟饒波庇椰告鶴壽。不幸爲廢人。謹辭前約。願別婚他族。夫人以語女。女曰。先按司婚約於前。奈何死按司而變前約爲。鶴壽雖瞽。兒未生前定約之夫也。背父棄夫。眞禽獸已。

饒波復婉諭之。女曰：煩吾子從九泉下親告吾父。若見許諾，詞無費矣。饒波回語平良，平良曰：愚女不顧家門，執拗乃至是耶？繼室復譖曰：若鶴壽不在，女自別嫁矣。殺之不可，暫放之於外。俟女婚，更議召回。未晚也。饒波憊息之，遂放於八頭山石穴中。是夕，女夢一神女備告以故，且指示其放所，寤以告母。乃遣人如夢中所示，向覓之，偕來。夫人召醫治目，復明。因送歸平良，成禮如約。

許氏，美里嵩原村會長許田女，有殊色。二十而寡，矢志守節。豪右爭求娶之，父母欲奪焉，強逼再三，氏乃剪筓而辭之，節操彌勵。

蔡氏，名亞佳，度久米村人。蔡禧女，年十七，嫁陳氏子，十八而寡。陳氏門衰祚絕，無孤可立，氏不得已，大歸母家，守節不嫁。紡績窮晝夜，壽六十八。臨訣時，出所積紡績餘金，囑其族人曰：我孀守父家，賴爾曹膳養。今願付所遺，爲蔡氏建一宗祠，令子姪誦讀其中，吾目瞑矣。適得清泰寺廢地，遂購而建祠焉。族姪孫溫有碑記其事。

文苑

程順則，字寵文，久米村人。勤學勵志，言行交修，位紫金大夫，愛民潔己，不營寵利。年七十餘卒。之日，書籍外無餘貲。國人至今猶爭道之。所著有燕遊草、中山官制考。其一時先後蜚聲藝苑者。久米則有曾益、字虞臣，著執圭堂草；蔡鐸，字聲亭，著觀光堂遊草；鐸子溫，字文若，著澹園集；鐸族子文浦，字天章，著四本堂集。首里則有周新命，字熙臣，著翠雲樓集。何文聲亦有詩名。徐葆光嘗題其集。

方外

日秀不知所自。明時泛海至金武山。住富藏河千手院。年歲屢豐。民爲之謠曰。神人來兮富藏水清。神人遊兮白沙化米。後住波上三年。復回北山。

際外。仙江院僧。舊名宗實。能詩。學元僧白雲集體。與萬松院不羈、天王寺瘦梅、相倡和。前使汪楫稱球陽三詩僧。徐葆光使中山時猶在。贈詩有云。海外三僧海內傳。瘦梅化去不羈仙。山中禪老惟師在。數臘春來七十年。蓋道其實云。

琉球國志略卷十四

物產 穀 貨 蔬 果 草 木 禽 獸 鱗 介 蟲

天地之風氣日開。王者之長育無外。故知玉帛萬國。尚在中原。會稽羣神。未盡分野。向使統而有之。則禹貢之包匭筐篚。當不僅在蠙魚絲象之屬矣。國家中外一統。百貨來同。奇琛異寶。何所不有。琉球孤懸絕島。素稱饒瘠。初免其馬貢。繼紆其歲獻。固列祖之所包荒。聖上之所矜惜。何有於昆刀火浣。而煩職方之羅列耶。然而地不愛寶。人不愛情。不惟其物惟其情。芹曝之喻。所由來矣。又況其猥瑣荒怪。而不在常貢之數者。正復不少。恆人怪所未見。聖人亦有不知。飛車弩矢。爰有自來。豹鼠鯁魚。均無可棄。志物產。

穀之屬 稻。中山地廣人稀。山多田少。十月布秧。五六月熟。地氣常燠。不宜兩種。因八月後多大風。拔苗故止。一熟姑米。山八重山。產米最多。米惟國王及諸貴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赤杭米**。**黃小米**。俱出姑

黍。**梁**。**麻**。**芝麻**。**菽**。俗曰豆。有綠。赤。白。黑。蠶豆。小。有大刀匾。諸種。大豆。即黃豆。有**麥**。有三種。異產有**番薯**。在處有之。有數種。莖葉蔓生。瘠地皆可種。生熟皆可食。土人以爲糧。

貨之屬 絲。土人不知養蠶。姑米山多植。夏錄云。土不宜棉。今間有之。姑米。有土綢。以中國絲織。有絲布。桑養蠶。絲粗黑。不如中國。棉。葉壁八重。太平。諸島出。價極貴。綢。成有繭綢。出姑米山。以絲經麻緯。成一名羅布。有

蕉布。縷芭蕉皮內絲織成。有麻布。治麻織成。皆花紋相間。綦組。草蓆。治煎草編成。有極細密者。人家坐臥及鋪。茶。夏錄云。土不宜茶。今欄編。亦有用五色染成者。皆以自服。若餽遺交易。藥用本色。地腳踏棉皆用之。出姑米。太平。八重。諸山。亦間有之。自閩中來。

者。曬海滿成者色極白。宜酒。燒酒國中自釀。味甚烈。致遠及供應。多以水滲入。紅酒。太平山出者。名太平酒。八重山出者。名密林酒。多。鹽。野灣。今歸仁。有鹽場。酒。醇酒。出土。噶喇米肌。噶米汁而成。如乳酪而甘淡。閱日則酸。國王朔望。餽天使。有此。或曰。以此埋土中。經年。取作燒酒。味醇無比。中國人聞其從女。子口中嚼成。多不敢飲。琉人競取。以為絕佳。

臣按隋書謂釀米麵為酒。味甚薄。或亦其加水者歟。

紙。有數種。皆穀樹皮為之。俗呼棉紙。清紙。護壽紙。尤佳。大護壽寬可四尺。直可二尺許。中護壽寬可二尺。直可尺五。小護壽視中者。寬直略減一二寸。而紙料亦遠不及。有花紙。俗呼圍屏紙。出土。噶喇。有綠紋相間者。尤佳。然方幅皆僅如中護壽。不宜書。核憲壁間。亦殊可愛。有高麗紙。云自高麗來。七幅可作一帳。極耐久。徐葆光球紙詩。流求繭紙扶桑蠶。十華搗就藏龍龜。一縑一紙購不得。島客求書致滿函。冷金入手白於練。側理海濤凝一片。昆刀裁裁徑尺方。疊雪千層無羈面。我毫弱似痴凍蠅。寒光耀腕愁凌冰。捲疊空箱加什襲。攜歸到刻誇溪藤。十載京師了書債。解牆寺壁都遭疥。高麗繭紙稱技精。年年貢筆。徐錄云。用鹿毛為之。短管僅長四寸餘。今所用多福州來者。油。有魚油。熬魚

自朝鮮界。方幅雖寬。質此同。兩邦職貢皆海東。邛竹筠醬一水通。望洋浩浩歌皇風。筆。四寸餘。今所用多福州來者。油。有魚油。熬魚榨油。樹子為之。桐油。絕少。呀喇。苦。出姑。如中國柏油為者。色如蠟而微黑。鎔。有紅黑二種。出大島。糖。碾小蔗汁熬成。亦有冰糖。白霜。聞子榨成。尤佳。亦可作蠟。然不易得。蠟。米山。滴衣紙上。俟凝別去之。絕無油迹。櫻。種出大島。糖。天使館開時。國人設廠造糖。其中

烟。土音淡。扇。有團扇。或青或白。灑金作畫。有泥金五華者。名玉團扇。惟王宮中有之。有摺扇。名檀子扇。單面不覆。今亦有雙面。又一種。巴菰。扇。名倭扇。外兩骨中。拘向外。惟僧人得用。土音曰倭几。又有蕉扇。圓為日扇。男子用之。婦人用者。缺其旁。如缺月狀。名月扇。

金。星槎勝覽云。地有砂金。曰神物也。銀。多自日本來。作長條。或彈子大。閩人謂之球餅。珠。螺蚌中間有之。圓而無色。夏。人不得擅取。夏錄云。未驗有無。舊餅一兩抵中國八錢。新餅一兩抵中國七錢。錄云。地薄小而大寶不成也。蘇鐵。出大

刀。有腰刀。長桿者。為奈刀。徐葆光球刀歌。我本書生弄弱毫。恭承天命駕海濤。介事勉將授玉册。禮成宴列嘉賓放。主人貽我雙珮。刀。鮑魚皮室象鼻條。蛟身拔鞘乍尺許。晶英射日寒生毛。燈前轉側銛光幻。折鐵圓紋細相間。採得扶桑十日華。更著鬼工千日鍊。

星槎勝覽云。地有砂金。曰神物也。銀。多自日本來。作長條。或彈子大。閩人謂之球餅。珠。螺蚌中間有之。圓而無色。夏。人不得擅取。夏錄云。未驗有無。舊餅一兩抵中國八錢。新餅一兩抵中國七錢。錄云。地薄小而大寶不成也。蘇鐵。出大

刀。有腰刀。長桿者。為奈刀。徐葆光球刀歌。我本書生弄弱毫。恭承天命駕海濤。介事勉將授玉册。禮成宴列嘉賓放。主人貽我雙珮。刀。鮑魚皮室象鼻條。蛟身拔鞘乍尺許。晶英射日寒生毛。燈前轉側銛光幻。折鐵圓紋細相間。採得扶桑十日華。更著鬼工千日鍊。

薄相何緣應此祥。腰間玉纒愁難銷。我聞日本鑊最精。刃輪一尺神威成。挾之出境屬禁死。此邦何以供吹笙。中外一家週玉帛。三十餘世皆銷兵。旄頭寸鐵不加飾。槍槲木具存其名。鑄就名刀贈華客。歸與上國爲干城。方今西寇正跋扈。嘉峪頓刃勞經營。與宴諸君盡材武。決拾命中力如虎。得此輪漆器。多自日石。硯材嫩而鬚。似將樂石。礪石出葉壁山。石芝沿海沙礮上。多有之。有根有葉。大如盆。小如君意。氣雄。早爲廟畫收邊功。本來。盜陰森碧水中。參差疊出。潮落拾之。海松海柏。有紅白二種。大者可三四尺。根蟠海底。取

之易脆。裂色久。輒變。難以致遠。珊瑚。松紋。舊錄云。俱出八重山。國中未嘗有。硫磺。出鳥島。世以充買。亦出土。噶刺。

蔬之屬菜。有白菜。芥菜。菠菜。蘿蔔。香菜。絲瓜。茄子。瓠子。芋。葱。蒜。韭。薑。薤。芹。薺。蕨。茵。芫。荳。苗。嬰。葵。苜。蒿。香。菰。紫。菜。木。耳。防風。根如小蘿。俗呼冬瓜。醬。薑。可醃食。蔬。醃之味佳。石花菜。生海灘上。如苔。煮之去渣。其汁凝成塊。亦可蜜食。

異產有紅菜。細如亂髮。類石花菜而少扁。鷄腳菜。俱生海灘上。頗相似。有黃白二種。一名鹿角菜。海帶菜。一名昆布。生海中。可治癩疾。出姑達佳島。松露。土音蒼羅。九十月中生。大松樹

下土中。實圓白色。類菌。產具志頭。辣蕎。樹生。有數種。開花白色。結子有大如指而赤者。有者尤良。灰色者生牛糞中。不可食。略小。微黃者。俱長寸餘。有小如蠶豆而圓赤者。女莠。甕菜。生水田中。茯苓菜。

果之屬藕。蔗。色紅。節短。一年皆有小者。用以造糖。西瓜。木瓜。橘。五六月色青綠。便採食。味酢。至冬紅。乃甘。有數種。香橙。金柑。佛手柑。杏。梅。小

龍荔枝。龍眼。二種。皆自閩來。不甚繁植。葡萄。桃。栗。柿。核桃。櫻桃。楊梅。別有一種極小。土人醃以充饌。或云。卽覆盆子。枇杷。小而微長。元旦食。新爲百

果之。異產有蕉實。芭蕉花開。一穗數尺。色紅。每花一瓣。中有心五六條。瓣落則結實。如手指。揷開。熟時色綠。以草糠覆之。則黃如薯。而甘。名甘露。櫛子。實如椹。栗而小。出大島。一名芝子。

草之屬。花不別見。凡草木者入。萱。有單瓣。有重葉。異產有文萱。一名草極纖柔。波上。可席。又有一。種心可點燈。天門冬。麥門冬。

紫蘇。天芋。獨腳蓮。芸香。叢生。花一穗數十朵。結子如青英石珠。觀音蘭。豆蔻花。砂仁草。三種。葉相似。皆供蒸炊用。烏木毒。葉闊如墨花。長尺餘。每葉

沿邊有白線。亦一葉。似烏木毒。叢生。出土。鬱金。桔梗。牛蒡。牽牛。葵。玉簪。金錢。書帶草。車前。

有無白邊者。只一葉。無枝幹。無花。

蒲。艾。鳳仙。鷄冠。水仙。百合。剪秋羅。秋海棠。曇花。聚八仙。葉如蘭而柔。八月葉敗。土中挺莖。三尺餘。花如萱。簇生莖頂。有黃紅

色。數。胭脂花。有紅白黃三種。結。藤。有紫藤。蔓生。花如葡萄。又一種叢生。薛荔。蘋。馬齒莧。仙人掌。雁來紅。燈

籠草。開小白花。結子如燈毬。膚始青後黃。外皮漸褪。內層。午時花。略似燈籠草。開花以。午時蓮。蓮。圓鑑池及八幡。蘭。四時皆

如紅紗罩。中一子。圓赤如燭。燄。國人呼為九聯燈。正午色紅。大如錢。嶺下池多有。有俗尚

蘭。呼為孔子花。異產。有西表蘭。出八重山。姑爛島。西表地。有風蘭。葉比蘭較長。香如山。黍。尚香。篋竹。為盆。懸掛風前。極易蕃衍。有名護蘭。葉短而厚。與桂葉同。大僅如指。三四月開花。與蘭無異。一箭八九朵。香味清越。出名護嶽巖石間。不假水土。或寄樹極上。或以棕皮裹懸

之。粟蘭。一名芷蘭。葉如鳳尾。花如珍珠。蘭。棒蘭。狀如珊瑚樹。綠色。無葉。花從。種不一。有太白仙影。祥星。清曙。秋山。異產有野牡丹。極間出。似蘭較小。亦寄樹極上。可活。花味最易引金翅蟲。又有松蘭。竹蘭。霓裳。山紅曉錦。黃霞。朝霞。晚霞等目。

土名。存花葉。與牡丹無異。二三月花開。葉如鈴鐺。素瓣。裝疊。檀心如碗大。野蘭。花小如菊。葉似蒲公。禪菊。色不一。花如中國萬。雷。極芳烈。其葉嚼之以為口香。種出太平島。沿海沙土中。又有一種。葉如芍藥。英。疑即中國青蘘。薔。菊。葉粗厚。似野蒿。

山花。土名吉茄。葉如鐵樹海棠。花如牽牛差小。鴉翠色。四五月開。十一月結子如豆莢。

山蘇花。一名猿蓮。無花無幹。出土長不及尺。葉如蕪而小。

吉姑羅。一名火鳳。人家牆上多植之。以辟火。無花。似霸王鞭草。葉似慎火車。土人呼

福祿木。徐錄云。花似黃菊。紅者為福祿木。誤。

木之屬松。最多。一種出土便開枝。散蟠數畝。天矯不假人力。柏。

檜。亦多。蟠地作態。榕。

樟。

楓。

柳。

杉。自閩分種。

槐。

櫟。

椴欄。

黃楊。

桐。刺

桐。

刺

葉似桐而圓。朱桐。中心抽莖。簇花數十朵。白桐。葉花略似朱桐。梧桐特少。桃榔。

椰。俱略似棕櫚。特高。有單層能結實。千層者。有大天界諸寺多有。榴。

大紅。淡紅。白。數種。不結實。桂。

八月開花尙少。十月後大放。

木蘭。

木蓮。

雪毬。

山茶。

杜鵑。

山丹。

茉莉。

長春。

紫薇。

海棠。

天竺子。

一名南天竺。

夾竹桃。

扶桑。

一名佛桑。千葉者有。

大紅。淡紅。黃。諸色。單葉者惟大紅一種。中心囊高出花瓣外。一寸許。如燭承盤狀。故一名照殿紅。四時皆花。六月尤盛。

相思木。

邪睇。

疑卽素馨。庭梅。

土音什喇子。花樹略似郁李。

異產有檜木。

一名羅漢杉。似中國。

羅漢松。木理堅膩。國中造屋。樑柱皆用之。出奇界島尤良。

福木。葉如冬青特大。對節生。形如腰子。厚而光澤。一名常盤木。樹身直上數丈。四時不凋。葉可染綠色。開小黃花。結實如橘可食。

呀喇苦。

葉皆似福木。亦對節生。花似梅。翼圓可榨油。與福

木俱號君子樹。徐錄云。葉紋對縷如織。中邊映日。通明作金黃色。舊傳鑄樹葉如橘。疑卽此也。

鐵樹。

一名鳳尾蕉。一名海欒欄。葉勁挺。對出如鳳尾。好鐵。凡大院落及衢路旁皆植之。島人確其根。爲粉以充糧。徐葆光詩。蕉葉棕櫚身。樹汁鑄精鐵。灌漑鳳尾

張。向日。櫨。一名油樹。中心徹。子可榨油。

黑木。一名烏木。

黃木。

赤木。

一名紅木。

福滿木。

高數尺。葉似木槿。花如橘子。纍纍。紅色可食。又一種如女貞子。甘酸可食。亦可染物。作青蓮色。名山米。又名野麻姑。疑卽青精。

古巴

梯斯。土音闔利子。高數丈。葉大如柿葉。花五極。八九月實。似青果大而少。右納。樹高數丈。葉如白桐。夏季開。花如中國秋葵。黃瓣檀心。地分木。葉如穀樹。小白

有毒。可。月橘。葉細如棗。開小白花。甚芬烈。一名十里香。結實如天。樹極高大。葉如柿。每葉抽作品字形。對節生。四月初花。紅色。藥魚。筰子稍大。一月中紅。葉滿樹。人家多植以代垣屏。梯沽。長尺許。每幹直抽攪花數十朵。花葉如紫木筆。出太平山。

悉達慈姑。樹高丈許。葉類桃子。如葡萄。穗。枝條纖弱如柳。小葉如榆。亦作品字。九。柴。木理粗重。葉厚無花。只可供爨。故名曰柴。喫力。土音吃利。字形

丈。葉如枇杷。夏月結子成。阿咀呢。葉長。旁有刺。久成林。連蔓堅利。可為籬牆。葉可造蓆。根可絞索。開花者為男木。花白若蓮。瓣合尖。左叢如火。樹姑米山尤多。右遊疊十餘架。直上五極。藥露如杖。長數寸。芳烈如橘。女木無花。結實大如瓜。膚紋起釘。皆六稜。可

食。云即波羅蜜。別種一名鳳梨。

竹之屬。苦竹。貓竹。虎斑竹。鳳竹。竿竹。帶竹。烏竹。大竿竹。矢竹。勞竹。異產有觀音

竹。著地叢生。長尺許。寬三四寸。紫色。

禽之屬。雀。鴿。烏。鷺。鶉。鵲。鴿。鳩。鷗。鳧。鴛鴦。燕。七月來。不巢人屋。徐葆光秋燕詩。春社中原

日空山。鷹。九月中東北風。外島飄來。然必以白露日。至驗之信然。徐葆光鷹來詩。雁。不恆。鷄。產多一種。特小。短足。長尾。出七島。名應

獨自飛。鷹。九月黃花。背客開。西風撼撼。獨登臺。海南數點橫。秋望。錯認鷹來是雁來。有。潮雞。徐葆光詩。潮鷄。喔喔忽連村。側

枕先驚是客魂。日裏金鷄。自閩中購。鴨。亦不。異產有古哈魯。金黃毛羽。長嘴。短尾。四月鳴。麻石。翅羽綠色。白。伊石求子。似麻。烏鳳。一名

那知夜扶桑。枝上叫黃昏。至不多有。甚蕃。

王母

鳥四。恨煞。毛羽似鷹而容。差小。八月來。容。翅灰褐色。黑頭。徐。石求讀。毛羽似雀。莫讀史。綠毛。二禽。春乃鳴。俱十月來。

獸之屬牛。馬。最蕃息。終歲食青。不食棧豆。故貧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則役於公家。洪永間。例以充貢。且常令人渡海市之。豕。山豬。出今歸仁。羊。村及大島。鹿。姑達佳。西馬齒。魚螺山。姑。巴汎麻山。皆有之。盛夏。獸。

魚躍岸。化為鹿。鹿畏熱。犬。大者傷人。有。貓。猿。今亦。以舌啞水。亦化為鰲魚。禁多私畜之。少。

臣按。隋書及明一統志。稱有豹。狼。熊。羆。今按其地皆無之。又云。無牛羊。驢馬。驢則絕無。而馬最多。皆無。

足據。徐錄云。無虎。兔。獐。則誠然。

鱗之屬魚。有鮫魚。鯉魚。鮒魚。鰻魚。鰻魚。蝦。金。魚。銀。縷。魚。草。鱧。魚。鱖。魚。鰲。魚。異產有鯨。如白鳥。飛丈餘入水。即燕魚。徐葆光有文。鱈。鰻。是。翎。句。五彩魚。有綠色。紅色。翠藍色。黃色。綠鱗。紅章。五采相間。土人就其色。其。

形呼之。皆無名。墨魚。出姑。石。鮪。似墨魚而大。首圓。毛魚。細小。外視似腐。咀嚼有味。七月朔。八月朔。各前後五日。於海中成陣出。他月則否。佳蘇魚。馬叉魚。脊為之。徐錄云。削黑。鰻。魚。肉。乾。之。其。長。及。尺。梭。形。色。如。

朽木。出久高者良。以溫水泡之。包蕉葉中。入。火。略。煨。洗。淨。漬。以。肉。汁。薄。切。成。片。頗。可。口。一。石。眉。巴。魚。色。紅。阿。鰻。姑。魚。他。麻。魚。勿。詩。眉。巴。魚。阿。甲。拏。魚。海。

馬。馬首魚身。得者。一拉不知魚。即綠。海蛇。國王問安天使。必具海蛇一束。長二三尺。僵直如朽索。針魚。唇長如針。靴魚。頭長。先以進國王。魚。黑色。猙獰可憎。國人以為饌。云性熱。能療痼疾。并治癩。亦名鱖。如靴。

介之屬龜。鼈。蟹。螺。蛤。蚌。蚶。異產有龍頭蝦。一名鱗。大者一。玳瑁。甲如龜。首尾形尖。頭帶。二尺。形絕似龍。淡紅色。國人以為長簪。

味最佳如蟹而。五色蟹。多穴海岸中兩螯左大右小大以外。苦喇喀。大螺可吹。綠螺。大如盆可為酒杯杓匙及。呀低媽苦。周

生爪五長三四。寄生螺。小蟹生螺殼中以火逼輒走出半身如螺殼冷復自入。徐葆光後庭宴詞小小螺房寄居介族一螯拒戶身

腸躁心。左旋螺。徐葆光詩貢篚文螺異。虛中獨左旋。仄輪斜掩月。九曲小。梳螺。殼尖出如梳。有。車螯。似蚶大者可作浴盆小者可作

器。文具。小者如指頭外白背有紅。陰地納喀。似蚶又殼圓。喀達哈。螺似貝白色貝上凸下平。平處。海膽。背生刺如蝟。蠕蠕

蟲之屬鼠。最虐。貓皆供玩。蝟虎。尤多。作聲如麻。蜥蜴。如蛇四足背有金。蛇。九月出。傷人立斃。姑米。蟹蛆。有長尺餘者。蚊。微年有

時少減。蠅。亦多如蚊。金翅蟲。背上兩翼及足皆金色。中國常以。供花勝。酷好棒蘭香。不去。因被獲。

大螯。螯堅立斷。禦小以取食。惟大螯特赤。名曰照火。亦名吹螺。飾螺鈿器物。常以充貢。

寸。亦名壁虎魚。蝨局。橫行無著。借空虛。雖稱擁劍。非變觸。看他堅閉深藏。郭索暫時。踞伏。火攻幸免。又羨金為屋。莫道客無

物。線兩道。大者紫亦玳瑁斑。如小荷葉。兩邊如鋸齒。茲螺只一邊有。能運行可醃食。

不能捕鼠故也。雀冬夏皆然。色綠階砌皆是也。山尤多。晨起甲痕如織。不其傷人。蚊。晝夜

聲。飛。暴風。蠅。亦多如蚊。金翅蟲。背上兩翼及足皆金色。中國常以。供花勝。酷好棒蘭香。不去。因被獲。

琉球國志略卷十五

藝文

鳴春鳴夏。皆吹息之自然。一葉一花。由化工之締造。我皇上文思天縱。睿藻日新。猶復博覽旁搜。稽古典學。重鐫金石。載輯風歌。天山敕勒之謠。爰與卷阿流火之什。交誦迭賡。金聲而玉振之。豈球陽沐浴清化。百有餘年。聲華所曠。獨無吉光片羽。足備采風者之取擇乎。臣用是聽睹所及。極意蒐羅。凡中國人士。有事東洋。記載吟詠。悉加甄錄。卽未至其地而文切彼事者。亦間爲拾取。以資博聞。至其國中撰著。雖不多見。跡所流傳。亦時有雅馴者存焉。輒復寬其吹索。存其二三。以比於墜露輕塵。罔非海嶽之所樂受云爾。志藝文。

謝恩疏康熙三年

中山王尙 質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質謹奏。臣質海隅庸劣。遭際聖朝。荷先帝柔遠之仁。撫字優恤。十餘年來。雖海道未通。所賜臣敕印。滯閩多日。然島嶼之歸悃。臣民之向化。未嘗一日有遐邇之間也。恭逢皇上踐阼。景命維新。臣僻處一隅。遠隔萬里。不能匍匐梯航。舞蹈階墀。在天王聖明。量逾覆載。不庭之誅。臣實凜凜。乃臣不揣冒昧。敢有披瀝君父之前者。皇上仁孝天成。不改父道。仍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賚捧先帝敕印幣帛。於本年七月十七日。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跪聽宣讀。愈知皇上軫念微臣。

倍加恩賚。臣彈丸荒陋。卽捐糜頂踵。不知何以報天恩於萬一也。但臣捧讀先上敕諭。爲臣使人。物故甚多。滯閩日久。將正副使併督撫諸臣。分別處分。臣撫躬捫心。感悚無地。伏念物故多人。各有命數。已蒙我皇上格外殊恩。死有餘榮。至庀材鳩工。繕兵選將。破浪衝風。艱險萬里。以竣大典。臣不敢謂非諸臣仰遵皇上恩寵。臣至意。以至此也。臣已躬承天庥。竊幸億萬斯年。世守藩屏。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諸臣之累。中外均屬臣子。臣何人斯。豈能宴然清夜乎。伏祈皇上推繼述先意之誠。廣錫類羣工之惠。憫念臣懇切愚衷。敕下吏部。悉加優敘。庶雷霆雨露。無非天恩。臣踧踖愚忱。得以稍舒矣。臣再有請者。先帝詔書。皇上敕諭。臣已懇留。奉爲傳國之寶。且使臣子子孫孫。永戴恩於無已也。理合題明。臣曷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令陪臣吳國用、金正春、抱賚。謹具奏聞。

謝恩疏康熙二十二年

中山王尙 貞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貞謹奏爲恭謝天恩。兼陳封舟瑞應。以慰睿懷。以彰使節事。臣貞彈丸小國。僻處海隅。感沐皇仁。已經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焟。賚捧詔敕幣帛。封臣貞爲琉球國中山王。臣與通國臣民。恭設香案。叩頭跪聽。宣讀畢。又蒙皇上特恩。賜臣御筆。煌煌天翰。遙頒小邦。榮光燭天。不特臣守藩之爲榮。卽奕世之爲光矣。臣歷查前代請封。雖蒙恩准。遣使而奉命以後。每遲至三四年。而後臨臣國者。如前封順治十一年遣使。直至康熙二年始臨臣國。若使臣汪楫、林麟焟之朝拜命而夕就道。且當海疆多事之時。衝風冒險而來。從前所

未有也。更有未見之瑞應。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臣國僻在海東。去中國不可以道里計。往者封舟開駕。惟恃西南風而行。中道絕無停泊之處。故二三日而至者有之。月餘而後至者有之。甚至水米俱盡。更有不可言者。從未有自五虎門開洋。三晝夜而達小國者也。臣差有大夫通事。舵工伙長。迎護封舟渡海。親見舟行之際。萬鳥繞篷而飛。兩魚夾舟而送。經過之處。恍若夢寐。不知已抵琉球內地矣。通國耆老臣民。無不以爲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不啻從天而降。此皆皇上之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筆在船。所以有如此之瑞應也。臣自受封以後。颶風不作。雨澤應期。五穀有收。窮民得食。臣身亦加安泰。此皆皇上之恩賜也。而兩使臣之克副任使。真不愧皇上之特簡矣。臣以爲宜宣付史館。記載其事。以彰盛朝之瑞應。以紀皇上之實政。至兩使臣成勞議敘。知皇上自有鑒裁。非臣所敢妄奏。但查前封使臣張學禮等。以數年渡海。經先臣奏請。蒙加復職之恩。則今日之兩使臣。勤勞茂著。似不可不從優議敘。以勵臣工者也。至於皇上所頒詔敕。臣懇留爲傳國之寶。已經兩使臣查驗。前封卷軸。付臣一併珍藏。理合題明。皇上所頒御筆。臣舉國瞻仰。惟有舞蹈懽忻。不能仰酬萬一。奉上土產物件。少佈涓滴微忱。統祈慈鑒。爲此具本。特差法司官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齎奏謝恩。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聞。

謝恩表 康熙五十八年

中山王尙 敬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聖武弘昭。特重內屏之任。皇文丕振。復膺外翰之權。隆體統於藩臣。安內而兼攘外。煥規模於舊制。緯武卽是經文。拜命增虔。撫躬益勵。恭惟皇帝

陛下道隆堯舜。德邁湯文。統六合而垂衣。教仁必先教孝。開九重以典禮。作君又兼作師。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貢職。荷龍章之遠錫。蛟島生輝。沐鳳詔之追揚。丹楹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謹遣陪臣向龍翼。程順則等。虔賫土物。聊表芹私。伏願乾行不息。澤沛彌崇。統王會以開圖。合車書者千八百國。占天時而應律。驗禎祥於三十六風。將見文麟獻瑞。彩鳳來儀矣。臣敬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使琉球錄序

明冊使夏子陽

皇上之御極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尙寧奏請襲封。時蓋嗣位一紀矣。初以關酋侵擾海上戒嚴。故乞封稍緩。而會前撫臣代稱世子奉正朔。守封疆。關酋不能脅。天子嘉其恭順。數下禮臣議所使。題覆至再。最後從世子請。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於是子陽以兵科給事中充正使。而行人司則王君士禎副之。癸卯三月入閩。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諏吉冊封。畢事而旋。報命且有日。迺採選使所紀。綜以時變。質以周咨。稍修飾之以爲錄。錄成。余宜有序。蓋余于役而益仰我皇上帝之明聖也。先時余等在閩。使舟尙不獲就。適有訛倭將爲使事伺者。閩中二臺臣慮損國威。欲請更成命。余謂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以不信示之。而使妄窺吾怯。其損國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議。趣守臣速爲治舟。毋淹朝命。已復飭愆內地。不得陰通嶋夷。啓生戎心。比使事往還。卒恃無恐。嗟乎。向非廟謨雄斷。明見萬里。則海上之舟。幾爲道旁舍。余等躑躅進退。且貽秦越者嗤矣。余又追憶疇昔。關酋犯順。蹂躪我朝。

鮮一時掖垣典戎之臣率馳驅視師倥偬無寧晷琉球距日本咫尺耳朝鮮既失則琉球亦難獨存我東南之地且與夷逼前所訛言或亦可爲隱憂賴國家赫聲濯靈倭奴遁跡平壤救寧以故中山一彈丸區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帶稱爲東海波臣卽余承乏兵垣亦憑藉寵靈萬里作使不以武飭而以文綏大異疇昔馳驅倥偬狀遭際明盛何幸如之頃余駐中山時倭舶卒至余爲約束從役謹持天朝大體倭卒斂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竊觀嘖嘖漢官威儀已復從使館願謁稽首而去余甚異焉夫琉球不大於朝鮮也中山世子未變於曩日也嗣位之初倭爲擾受封之後倭爲豔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國家耳夫維天子恩威並暢制馭得宜卽犬馬猶然怙服安知海外殊域漸被聲教而嚮慕文明不以中山爲前矛而余列交戟下隨且終藉國家無事之福以佇觀重譯來王之盛則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表清時以徵徽化亦載筆之一快也故諸具錄中者不敘而敘余所快觀歷歷如此語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中山沿革志序

國朝冊使汪楫

琉球隋書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則曰瑠求時皆未與中國通故紀名各異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帥何蠻言之遂與俱往抵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寬復受命往撫之不服武賁將陳稜率崑崙軍人通語言者往終不服逆戰爲稜所敗掠男女千人嗣是遂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給金符賚詔以行出海洋遽掠一山軍小挫未至瑠求引還

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上言。璿求可圖狀。遣省都鎮撫張浩等襲之。禽生口百三十人。抗命如故。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楊載詔諭。而中山王察度。遂遣使入貢。明太祖待之。恩禮有加。於是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相繼臣服。俱受封於朝。其後二王使不復至。云爲中山所併。然年時皆不可攷。終明之世。亦無有疑而致問者。臣楫備員史官。常思搜羅放軼。補舊乘之闕。會有冊封之役。入國。首以此爲問。皆謝不知。世系沿革。亦祕不以告。蓋國有厲禁。一切不得輕洩也。嗣以諭祭故。王入其祖廟。預敕從吏具筆札。俟行禮時。密錄其神主以歸。已又購得琉球世續圖一卷。卷中番字多不可辨。委曲探索。始知其國南宋始稱王。明初始通中國。元延祐間。國剖爲三。明宣德時。復合爲一。自宋至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尙姓亦非也。爰就圖中所載。可識者書之。疑者闕之。參以實錄。約略詮次。爲中山沿革志二卷。用備稽考云。

使琉球雜錄序

汪楫

琉球自明洪武初通中國。歷今三百餘年。奉使至其地。姓名可紀者。凡三十餘人。考其譔著。惟嘉靖中陳侃作使琉球錄。上之於朝。于是中山風土。間爲學士大夫所稱說。然其言弗質也。萬歷中蕭崇業因之。少有益。又附紀前此奉使者爵里姓氏。紕漏實多。嗣後夏子陽又因之。至崇禎中杜三策從客胡靖所刻琉球圖記。則荒誕謬妄。百無一實矣。國朝康熙三年。使臣張學禮歸自中山。有紀事一書。質實無支語。已鏤板行。後爲所知。誚讓謂海外歸來。稍夸謾以新耳目。誰相證者。而寂寥如是。學禮乃毀所鏤板。而他客

輒以意爲之。今刻遂與原本大異。臣受命後。卽遍購諸書以行。按籍核之。合者殊少。爰卽聞見所及。雜錄成編。編分五卷。曰使事。曰疆域。曰俗尚。曰物產。曰神異。皆据事實書。期不失實而已。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而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屬。各各條錄。別爲一書。用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知適四方者必有錄。自古然矣。若比於搜神括異志怪之書。則臣不敢以所未見侈詭異之談也。

中山傳信錄序

冊使徐葆光

琉球見自隋書。其傳甚略。北史、唐書、宋元諸史。因之。正史而外。如杜氏通典、集事淵海、星槎勝覽、羸蟲錄等書。所載山川風俗物產。皆多舛漏。前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通中朝。而明一統志成於天順初。百年中爲時未久。故所載皆仍昔悞。幾無一實焉。嘉靖甲午。陳給事侃奉使。始有錄歸上於朝。其疏云。訪其山川風俗人物之詳。且駁羣書之謬。以成紀略。質異二卷。末載國語國字。而今鈔本什存二三矣。萬歷中。再遣使蕭崇業、夏子陽。皆有錄。而前後相襲。崇禎六年。杜三策從客胡靖記。尤俚誕。本朝康熙二年。兵科張學禮使略。雜錄二卷。頗詳於昔。二十二年。檢討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典實遠非前比。然於山川轄屬。仍有闕略。風俗制度物產等。亦俱未備。蓋使期促迫。摻討倉卒。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是以所聞異詞。傳焉寡信。今臣奉命爲檢討。臣海寶副以往。自巳亥六月朔至國。候汛踰年。至庚子二月十六日。始行。計在中山凡八閱月。封宴之暇。先致語國王。求示中山世鑑及山川圖籍。又時與其大夫之通文字。

譯詞者。遍遊山海間。遠近形勢。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禮儀。觀風問俗。下至一物異狀。必詢名以得其實。見聞互證。與之往復。去疑存信。因并海行針道。封宴諸儀。圖狀并列。編爲六卷。雖未敢自謂一無舛漏。以云傳信。或庶幾焉。且諸史於外邦載記。大率荒略。今琉球雖隔大洋。新測晷景。與福州東西相值。僅一千七百里。世世受封。歲歲來貢。與內地無異。伏觀禁廷新刊輿圖。朝鮮、哈密、拉藏、屬國等圖。皆在焉。海外藩封。例得附於其次。若仍前誕妄。不爲釐正。亦何以見聖朝風化之遠。與海邦內嚮之久。以附職方。稱甚盛哉。故於載筆時。尤兢兢致慎云。

圓覺寺碑

明許天錫

大琉球。東南海島之國。自昔不通中華。勝國初。嘗招諭不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啓運。混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於時率先入貢。顯被優寵。別於他邦。永樂初。始受冊封王爵。百餘年來。修貢彌慎。弘治丁巳秋。國大夫程璉。長史梁能。通事陳義。奉今尙真王命。朝貢於京師。竣事道三山。謁翰林庶吉士許天錫。曰。球陽有邦。歷世遠矣。惟今王大有令德。思輯用光。常遵舊典。請以陪臣之子入太學。得一聞天朝仁義禮樂之化。以壯國體。試言其槩。國尅擇舊有書。王以正朔請尊之。因參用大統曆法。先世深居固衛。以貳其下。王惟推誠布德。躬巡境內。跋履窮僻。恆省其稅賦。遇孤寒。輒出貲給之。民咸戴忭。王寬仁不嗜殺。亦未嘗曲法以輕貸人。猶能謹於國陽。伏創圓覺禪寺。規模宏敞。儀物備至。以爲祝禱之場。王每遊豫。必與民同。實國之瓌觀也。茲欲勒石於是寺。以彰王德。賜之以言。某曰。如子之說。則王之賢。誠可謂奮遠特

立於百世之上者矣。乃爲之歌辭。俾昭示於後裔。詞曰。球陽有國。繫於裨海。弗庭於華。奚啻千載。惟我皇祖。仁厚萬方。率先慕義。來享來王。聖教漸加。十有餘世。風清氣回。儲祥發祉。峴生賢王。適號尙真。離羣絕類。舍舊圖新。簡刑省罰。恤孤振阨。春行秋巡。厚下安宅。上熙下怡。廿有餘祀。崇德厚澤。川流岡峙。有美大人。薄言孔昭。我作詩章。庸代歌謠。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汪楫

自州縣皆得建學。而吾孔子之廟祀。始遍天下。然學以外無所謂廟也。羣州守邑。令博士弟子奔走對越。以爲之禮。鐘鼓管絃鞀磬祝。故以爲之樂。牛羊豕酒脯俎豆。以爲之獻享。不如是。則與浮屠道士之事佛老者無以異。故孔子之祀。行於廟而備於學。嗚呼。至矣。今天子重道崇儒。常以興教化。勤學校。考吏之殿最。於是職方版圖。莫不以修學新孔子廟爲務。而琉球國遠在海東萬里外。亦建至聖廟於國門之米村。蓋創始於康熙之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夫琉球自隋唐以後。國名始見於史書。又千餘年至明。初始修職貢。通中國。皇清受命。首列藩封。歷三十年。而祀聖人於今天子踐阼十年之後。謂非皇帝盛德大業。度越千古。有以漸被之。而然歟。廟爲屋二重。其外臨水爲屏牆。翼以短柵。如櫺星門。中做戟門之意。半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爲露臺。東西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堂內割後楹爲神座。塑王者像。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也。余惟孔子以道德爲百世師。顏、曾、思、孟配享。載於祀典。不可謂其專治何經。海外之誦法者。惟孔子。而所以尊

吾孔子者。實惟此詩、書、易、春秋之故。若知此四經者。非弟子之徒之所能爲。而又見夫聖廟之有四配。與詩、書、易、春秋之數。適相當也。遂人予以一經而祀之。若曰。吾以祀吾經云爾。總之皆以祀吾孔子云爾。嗚呼。琉球之君若臣。其可不謂信經之篤而尊聖之至者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始定其規模。繼必求其美善。今日者廟旣成矣。因廟而擴之爲學。則費不繁而制大備。吾聞琉球之取士也。舉秀才於童子中。而不以文藝試於有司。此意最爲近古。然當其始。董戒必稟於父師。而其人亦莫不自勵以待舉。迨其後德業之消長。一聽其人之自爲。吾不知果皆率循強勉而勿怠否也。夫秀才者。將以儲異日長史大夫之用。則教之不可無專師。試之不可無成法。誠因廟而擴之爲學。擇國中敦行誼工文章者爲之長。俾以時訓督其子弟。修舉釋菜釋奠之禮。國之中或難其選。則直疏其事而請於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聖天子聲教誕敷。方將登四海於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當也。如此。則琉球之經學日明。因所及以益廣。其未備。於以表率友邦。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無不奉琉球爲指歸。嗚呼。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冊使林麟焄

康熙二十有二年夏六月。予同太史維揚汪公奉命封琉球。由广石揚帆。天風自南。不三日而抵其國。甫駐節。通事官循故事。以謁孔子廟。天妃宮爲請。予思天妃司海道。歷著靈異。琉球祀之舊矣。若吾夫子之廟。稽諸往載。琉球未聞有祀者。於是進諸大夫而詢之。咸詭而言曰。聖廟之建。肇自康熙八年。陪臣入貢中國。見夫學宮巍峨。布滿天下。瞻慕感動。歸而陳諸王前。度材命工。厥廟斯興。予聞其言。肅然起敬。爰潔

齋祇謁。至則覩輪奐具美。丹雘黼黻。恍登堂而親申。如天如之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筍業在列。如入室而聞金石絲竹之音。雖講經肄業之舍。稍未有備。而規制弘闊。其與中國亦幾無以異焉。夫自吾夫子春秋後。中國崇祀聖人。垂三千年。而外夷無聞。今琉球一旦先之。嗚呼偉矣。謹按星槎勝覽諸書及前代羣公使錄所記。盛稱琉球雖僻處一隅。在瀛海中。最爲守禮之邦。歲奉職貢。恭順謹畏。得尊君親上之義。官制巾服有別。鄉舉里選。由俊秀而升。試以文藝。然後服官。國中搓手膜拜。道遇尊者。輒伏地不敢仰視。風俗淳厚。路不拾遺。人重犯法。無剽掠爭鬪之事。賦稅則王及臣民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庶幾古井田遺法焉。獨惜其未有祀孔氏以爲遺憾。今聖天子在上。重道右文。加意學校。以仁義禮樂。懷柔萬方。中山賢王。果能觀感淬礪。建立聖廟。儀型其國。此邦風俗之美。教化之行。豈不視昔有加哉。吾夫子常欲居九夷矣。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其告子張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則聖廟旣建。人知嚮學。爭自濯磨。俾絺衣兜帽之俗。咸彬彬然有儒雅之風。是又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明驗也。九州之外。島嶼雜國。貫胸雕題。介於琉球者。動以萬計。誠見聖道至大。極天際地。靡不覆幬。吾知窮髮之鄉。日月出沒之所。必有聞風而俎豆者矣。秉彛好德。人心攸同。中山賢王之率先倡化。與其諸大夫之導君以善。皆可書也。抑予更有進焉。廟之崇祀聖人。非徒設輪奐具美。丹雘黼黻已也。凡釋菜釋奠。合舞合聲。以至鄉射讀法諸大典。必一一倣中國而行之。庶幾不爲具文。王與諸大夫其勗之哉。予故樂記其盛。而爲之援筆以告。

琉球國學碑銘

徐葆光

中國無孔子廟。皆學也。自京都至於十四直省。府州縣無慮數千百。靡不設學。學之中闢堂寢。以釋奠於先師。歲再舉。著不忘其自。正所以爲學也。若徒廟祀孔子。與浮屠氏之宮。何以異。且聖德侔天地。茂茂牲豆。曷克報稱。而以廟爲中山之祀孔子也。四十餘年矣。其未立廟也。人之謂中山云何。及廟旣立。人之稱中山者。又云何。賢王之世。世嚮化。與賢公卿都人士之遵王路而道日新也。皆於是可覘已。余方奉使時。檢前使刻錄。讀汪林兩使臣中山孔廟記。知其興起也有端。及來是邦。封禮未行。先拜廟廷。楹廡秩如。堂序皇如。俛仰之間。又肅焉而生敬矣。大夫程君順。則有碑。記建廟顛末。實成於康熙之十三年甲寅之歲。時尙未有明倫堂也。今觀其廟之左方。有室新建。堂構維傑。上室奉啓聖公及四配神主。兩廡設學教授。歲立講解訓詁師二員。惟其人豐廩。尊體貌。而以通事秀才之雋者。若而人。皆從業焉。月有講。歲有考。六經之文。與上諭十六條等書。凡有裨於行誼者。皆箋刻而講明之。斌斌乎其日懋。則斯堂之爲之也。八月上丁釋奠之辰。公卿人士。咸執帛爵。舉國欣欣。以就典禮。齋宿維三。鼎俎有實。品列上下。有度有文。遠人環觀者。皆翕然稱之。大夫又以啓聖公祠。明倫堂。儒學。三大榜來乞書。余矍然知中山之能尊我夫子也。闕宮之詩云。新廟弈弈。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大夫啓請。踵廟成學。以教其民。其自今日進於治歟。夫中國皆由學而有廟。今中山則由廟而有學。登闕里之堂。而觀其車服禮器之惟一。又何先而何後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堂哉皇哉。殆不越乎學之一言而已。爰拜手而爲之銘曰。水東流兮歸大荒。中

有國兮鄰扶桑。歲職貢兮戴我皇。就日月兮聖道。大光廟貌兮有赫。有奕拜祀兮祝辭。重譯魚爲牲兮蠶爲脯。物從土兮禮則古。絃誦兮兩廡。顛顛海中兮鄒魯。六學昌兮毋忘厥祖。士由世選兮爾藩爾輔。其永永獻琛於壽考兮來賓旅。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中山陪臣程順則

夫以聖人而君天下。不如以聖人而師天下也。君天下者澤及於一時。師天下者舉凡古今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舟車所至。日月所照之處。靡不被教化焉。噫。豈偶然哉。蓋嘗稽古危微之旨。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至我孔子而集其大成。所以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使天下後世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相安於名分。靡有亂者。較之君天下者何如也。琉球遠在海外。去中國萬里。宜若不聞聖道者。然自明初通貢獻。膺王爵。至洪武二十五年。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鐸焉。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率鄉中縉紳祀於其家。望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不可謂非聖教之流於海外也。至皇清定鼎。聲教誕敷。斯文丕振。較前尤盛。時有紫金大夫金正春。於康熙十一年議請立廟。王允其議。迺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庀材。運以斧斤。施以丹雘。至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像於廟中。左右列四配。如中國制。王乃命儒臣行春秋二丁釋奠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猗歟盛哉。從此觀車服禮器。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師天下之功。不於此而見其無外哉。臣順則奉王命紀建廟顛末。謹摛筆而記。以勒諸石。永垂不朽云。

新建啓聖公祠記

程順則

稽古帝王之興。必以祖考配郊社。重厥本也。況集羣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師者。而可不尊其所自出耶。皇帝握符御宇。聲教誕敷。文命之化。遍及遐陬。故琉球雖僻處東溟。人頗知學。已鼎建文廟。春秋行釋奠禮矣。唯是尼山振響。實發源於鄆邑。今孔子既有廟。而啓聖公弗祀。則所云尊其所自出者之謂何。予乃同長史等官議。援中國例。啓請建祠。王允其請。既發帑金。命匠氏庀材。立祠於廟左。於康熙五十七年秋七月起工。隨至季冬報竣。中設啓聖公神主祀之。左右以四氏配饗。悉遵天朝舊制。非創也。維茲之舉。而水源本寓焉。是亦可以教孝矣乎。而吾王之尊聖。必邇其所從生者而祀之。亦足千古矣。

廟學紀略

程順則

琉球國僻處海外。風俗質朴。自明初通中朝。膺王爵。時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至洪武二十五年。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鐸焉。雖東魯之教澤漸濡。而尼山之儀容未覩。及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祀於家。望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嗣紫金大夫金正春恐家祀近褻。非尊聖重道意。於康熙十一年請立廟。王允其議。迺卜地久米村。至康熙十三年。令匠氏庀材。不日成之。越明年。塑像於廟。又明年。行春秋釋菜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創始之功。洵不祧矣。續於康熙二十二年。蒙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燭賚到書。中山世士四大字。賜王復奏。允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均異數也。然皆立廟以後事。可知崇聖教。卽邀帝眷。其理微矣。從此睿藻輝皇。如

睹龍文鳳彩。監生歸國。與人言孝言忠。孰非聖澤之所及者。遠且大耶。順則仰瞻曠典。感激懼忭。載筆特書。以誌一時之盛云。

中山學校序

中山陪臣蔡文溥

粵稽古帝王之撫天下也。未有不廣立學宮而能昌明世道。淳厚民風者也。蓋學校之設。原以養人才。人才之生。實以備國用。三代之時。自國都至於州閭。以及鄉黨。皆有學校。以廣教化。凡禮樂刑政之事。盡出於學。而士之所見所聞。無非先王之前言。往行。故士習日以醇。而人才日以盛。豈非由上之人化之教之。得其道耶。迨其後。去先王之世久。學校之教衰。爲治者不以禮教而以法令。是以科條愈煩。民風愈澆。豈今人之不古若歟。亦無以化導之使然耳。中山雖在海外。自大明以來。通中國。貢典不絕。沐聖天子文教者。蓋三百餘年矣。今世家子弟。徒嗜膏粱。日好遊觀者。常多。而篤志芸牕。精通經史者。甚少。是亦由父兄之教不嚴。遂致子弟之業不修也。今我新嗣君。勤修學問。講論治平。凡所設施。皆憲章古聖賢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自王都以及鄉邑。莫不奮然感發興起。康熙乙未歲。會議於各鄉中。隨分捐資。公建學堂。而選士之通經善行者爲師。以教子弟。誠一時之盛事。萬世之良模也。於是從遊者皆爭先恐後。就師肄業。而知言忠信。行篤敬。有彬彬鄒魯之餘風焉。賢君嘉文教大行。特遣近使巡宣鈞諭。勸勉諸生曰。爾曹潛心肄業。孤甚嘉之。但學必以不倦爲功。積久而成。不可以旦夕求其效也。且所謂學者。不但誦讀章句而已。蓋小而進退應對之節。大而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其敦人倫。篤宗族。和鄉黨。美風俗之事。無不出

於學也。故爲師者當以此施教。爲弟子者當以此講習。爲國取士。亦不外此。可不勉歟。嗚呼。吾君之所以振興文教。化導士人者。至矣大矣。由是師之所教。學者所習。皆以實學。而不以虛文。凡所以致知力行之事。忠君澤民之道。莫不盡心講求。處期無愧於聖賢。出期有用於邦國。養成德器。他日登庸廊廟。皆可以爲菁莪棫樸之選也。佇見都邑之間。風醇俗美。戶誦家絃。臣與臣言忠。子與子言孝。躋中山於一道。同風之盛矣。子才慚製錦。學愧操刀。未獲刺股之勤。徒切生花之夢。莫能頌揚休風於萬一。不揣固陋。以敘其事云爾。

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

程順則

予至中華。見所在神祠。血食鄉土者甚多。獨關帝廟貌。清肅莊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兒牧豎。莫不凜然起敬。瞻禮恐後也。帝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吾嘗聞英雄之生也。其氣足以凌霄漢。其節足以激怒濤。夫當漢獻孱弱。羣雄割據。有一才一技者。孰不思有所依附。以成功名。而帝獨識昭烈爲帝室之胄。委心事之間。關勞苦百折不回。且其時江東有權。許都有操。亦足稱一代人傑。乃顛倒賢豪。駕馭一世。而獨有帝在其眼中。蓋吳雖得地利。而不知輔漢。魏則挾天子令諸侯。均非光明磊落之所爲。視帝之忠義。奚啻天壤也。其心折於帝也宜哉。且熟讀春秋。手不釋卷。舉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瞭然於胸。所以一舉一動。皆本麟經而出之。予嘗讀帝廟聯有云。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由此觀之。中朝以帝爲聖。其尊帝可謂至矣。茲琉球國已建孔子廟。而獨於帝缺其祀典。豈帝之聲名。止洋溢於中夏。而不能遠播於海。

外歟。予謂不然。歲癸亥。爲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册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知吾國有欲爲帝立廟意。乃捐俸五十金以爲之倡。我王喜。爲立像祀之。從此俎豆馨香。帝之靈爽。實式憑焉。然或則疑之。謂琉球王位世及。相傳弗替。小心恭順。兵革不興。祝帝之意。果何爲也。不知帝之正氣。可以塞天地。帝之大義。可以貫古今。能使後之爲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豈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已哉。若止論其武功。則古今戰勝攻取。號稱萬人敵者。夫豈無人。而何以獨帝之聲名。至今存也。然則立廟之意。固在此而不在彼。

書手摹石臺孝經後贈中山王

徐葆光

孝爲百行之原。孝經爲六經之要。無貴賤古今一也。自古帝王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列於典籍者。班班具在也。子曰。我行在孝經。於弟子中詔參加詳。蓋道統係之矣。秦火虐燄。不及簡壁。發之魯共。藏之河間。孔安國以隸古定寫之。迨至漢武之世。其文則著。由茲以降。韋昭王肅諸家。皆有訓詁。至唐明皇乃集定諸注。手書八分。建碑石臺。至今巍如也。我皇上以身盡孝。由此以治天下者。垂六十年於茲。古今經籍。靡不窺究。而於孝經尤三致意焉。旣命集爲衍義。朝夕觀覽。又御書於石。以示臣下。四海萬姓。仰如日星。蓋未嘗不一日心在此經也。中山世封。無間內外。聖道日東。六籍咸備矣。而於孝經尤重。王化之遠布。海邦之圖治。皆於是可覘已。及奉命來册封。例先蠲吉諭祭於先王。旣及境。王猶稱世子。守次不郊勞。其循禮也如此。迨祭日。世子素服戚容。升降俯仰。威儀卒度。遠人來觀。可謂曰孝。旣受封後。詢其土俗。觀其政令。條

理井然。有駸駸日向內治之勢。王年雖少。知其能繼承先服。推此於國。心甚嘉之。古人出使賦詩贈言。以相親厚。禮也。同使之臣。既斐乎其有作矣。余忝介列。詞又無文。伏思我皇孝治。此邦共守。百家輿說。義總在經篋中。適有石臺八分墨搨。遂摹一通。爲屏幃。以奉王左右。朝夕觀覽。以守至治。此使臣之志也。抑尤有進者。經文著於孝武。其享國也五十餘年。經義備於明皇。其享國也亦五十餘年。三代以下。國祚久長。無踰此兩君者。今我皇上萬年永定。古今莫並。六十年來。化日初長。四海仁壽。上下安樂者。亦此經之助居多。王富於春秋。尙其寶此。仰法皇帝懋勤典學。躬行以暨百姓。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國祚其有涯乎。

遊山南記

徐葆光

那霸江以南。皆故時山南王地也。自迎恩亭渡。沿江有村曰垣花。左帶南砲臺。抵海。右翼小祿。迤連豐見。城村中米廩數區。屋茅蔭樹。一徑南出道儀。見山高不數仞。可騎而越也。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偕紫金大夫蔡溫。都通事紅士顯。從客翁長祚。黃士龍。吳份。弟曾光等。上下騎從百餘人。渡江截山而南。微風從西北來。吹衣不冽。取道田畔。其溝淖處。水陷馬足。綠秧初蒔。氣候如中國二月時。南踰坡嶺。三四牧牛曝岡上。徑淖田。循海南。爲大嶺邨。灌棘環密。漁戶數十家。村盡有泉。西流入海。山石岌巖。怪特。佇馬久之。是時午潮漸起。瀾漫遙見海中。橫嶺鬱然。大夫指曰。此砂嶽也。其下砂川。三十里皆細沙。潮至成川。水石粼粼。螺蛤可數。沒馬足半尺許。馬性狎水爭馳。飛流濺瀑。前後相蹴。如行細雨中。遙見嶽下數馬蹠躩。踏潮往來。如海面上行。乃主人遣爲置頓。張幄吏也。既至嶽下。山頂蕉樹攢翠。無間罅。下皆巨石撐牙。石根穿

漏。如可動搖。時日正午。乍昏。雨驟至。人騎百餘避石下。無沾濡者。飯畢。復騎而南。潮益深。馬行益疾。過潮平。志茂田等邨。又二十里。至一邨。曰絲滿。墟前數十家。面海。石益奇。以楂渡馬。讌白金巖下。巖高十餘丈。一面砥平如削。古樹蔭翳。石洞蔽虧。邨男女皆隱身石罅中。戢戢窺客。大夫請聯句題石。厓上。日下。春。復騎至高嶺。山南王故城也。曰大里城。故壘如疊。骹中空。荒蔓無殿宇。道旁民家豕牢。石多文城。或刻螭虎形。折而西行。譯者曰。此國吉山也。下嶺。有泉滢滢。曰惠泉。歇亭掬飲。清甘。俄至大里橋。此山南外城濠也。大夫曰。尙巴志襲山南時。燬之。今以木梁之。礮聲淙淙。時已昏。大夫預檄諸邨民。遞燃巨葦數十。導行谿谷中。崎嶇下上。不辨厓術。由真玉橋。和久田。泉崎橋。歸館。夜漏三鼓矣。是遊也。去涉海。歸度嶺。往來六十里。譯者曰。中國人嚮無問塗者。茲行殆鑿空云。

茶亭記

中山陪臣眞 常

蓋聞茶之珍於天下。雖起於神農氏。惜未見遺書。至李唐時。有陸鴻漸者。論茶之風味。辨水之美惡。著茶經三篇。以傳於後世。便於口養。或用祭祀。或通神仙。皆是物也。今上自天朝。下達士庶。暨海外蕃國。未嘗一日可以去茶。茶之爲用大矣哉。若無陸羽。則不能顯茶之德。無茶則羽亦不能得其芳譽。陸羽可謂最得茶之妙而受益於茶者也。伏惟我中山王上沐皇恩。矢忠矢敬。慕上古之風。師中華之俗。留意風雅。淑躬素絢。於是一日令紫巾官夏德宣相地擇吉。築茶亭一座。於見朝之暇。汲水烹茗。爲休息之所。經之營之。不丹不朥。毋傷民力。毋勞百工。斯誠吾王慈之深仁之至也。夏氏爰奉教令。壬戌之秋。律中夷則。謹卜

靈地於崎山之陽。築茶亭於零壇之下。不日厥功告成矣。其爲地東南開園囿。或封土塊者。春秋咏花賞月之標致也。西北鑿小池。或移松樹者。冬夏乘涼禦寒之名區也。中架小座臨南嶽者。茶亭也。峰回路轉。飛流噴薄於巖中者。芳泉也。縱目瀛海。賈舶漁舟。隨潮下上。汪洋歎靡涯矣。此澤梁無禁之美利也。回觀原野。農夫耒耜。麥隴稻畦。民產樂有恆矣。此農時不奪之流風也。至若月影昭欄。松風響徑。太平氣象。豐歲休徵。又何莫非茲亭之佳勝。視聽之美觀哉。竊以我王之德。體天地之心。夏氏之量。佐栽培之功。所以斯亭雖夏氏之所營。實我王之所就。古之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歟。是爲之記。

重修南北砲臺記

中山陪臣蔡 温

霸江百川所會。與海相通。貢船暨西北諸艘。往來中山之咽喉也。南距饒波。北抵泉崎。東達宇平板敷。近人規小利。或聚泥土築田。陌川苦其狹。變爲涸溝。其尤甚者。至塞川以爲田。爛土泥水。流入霸江。江將塞矣。明君賢相。特命向文思等疏濬斯江。或播田地以廣其川。或除爛泥以深其水。宇平板敷等處。復通長川。順流臨海。寺西築石橋三座。迎恩亭北構石橋一座。渡地村臨江築塘。架木橋二座。計橋五座。垣花村加二橋。共木橋三座。泉崎橋改修牧志南派之水。決以西注。自康熙丁酉五月初五日起。至明年閏八月二十日告成。或曰臨海寺南石。何爲不除。文思曰。斯石係乎風水。且江海颶颺不時。若非斯石。船隻難泊也。康熙正十七年戊戌十二月記。

諭祭中山王卽事

汪 楫

海風激激馬蕭蕭。龍旆徐過真玉橋。國主望塵遙下拜。聖朝宵使尉陀驕。
三尺黃麻下闕宮。密雲鬢鬢日曛曛。陰膏著物無由見。盡在綑縲一氣中。

冊封禮成卽事

夜雨廉纖快曉晴。相看搓手賀昇平。海風不動秋風勁。吹作嵩呼萬歲聲。
龍跳天門下碧虛。光芒萬丈掩璠璣。強鄰一任誇多寶。敢把珍奇鬪御書。
紫巾黃帕繞丹墀。鬪響鯨鳴羽扇欹。獨上龍亭呼萬福。錦衣紗帽好威儀。
石城百尺擁王宮。渾樸規模自不同。巖壑迴環松影外。樓臺隱見海光中。

馬耕田歌

汪楫

中山山多稻田寡。耕不見牛時見馬。曳犁負輓當叮咛。編草絡頭泥沒髀。噴沫徒憐氣凋喪。跼蹐安知材
盡下。王良伯樂無時無。不待悲鳴淚先灑。側聞洪武開國時。曾來此地求驅驅。連檣累舶動千匹。購買不
惜傾高貲。陟險衝波有底急。每繙舊史常懷疑。維時布衣起江左。渙號止及東南陲。壯士健咨兒騰蹕。步
卒敢向中原窺。圉人太僕但充位。登牀厭穀皆虛詞。誰歟忽建鑿空計。外廐祇藉長風吹。飄飄遠致列雲
錦。騎出奚啻熊與羆。永辭絕域騁皇路。寸長一技皆得施。不走沙場繫馱畝。吁嗟爾馬生何遲。今制三年
兩入貢。使者執鞭大夫控。天子垂裳顧曰嘻。此物何煩跨海送。異域從教寶驢驢。天家絕不求麟鳳。終老
邱園何足惜。竟辱泥塗亦堪痛。吁嗟爾馬無自傷。不逢湯武逢虞唐。縱有龍媒四十萬。中山只作華山陽。

八月十七夜過波上候潮

汪楫

中山忽過中秋節。連宵對月鄉心切。客言十八潮生辰。萬里波翻定奇絕。我聞此語神爲王。隔夜傳呼啓門臬。海濱大都無障礙。望遠還須登巒嶠。夷官遙指波上好。勝地佳名夙所悅。半夜騎馬到山腳。皎月繁星一時滅。天欲地側風怒號。列炬如林不得爇。歇鞍徒行杖馬箠。或作蹒跚或蹙蹙。小憩爭依石臺穩。冥坐只覺山根裂。神女擲砂羣目閉。水怪搏風萬夫咽。擬凭絕壁窺鮫宮。轉類乘車入鼠穴。不分空濛都晦昧。真慚勝游成脆脆。昌黎默禱衡雲開。東坡密詠廬峰列。顧我胡能匹二公。正直感通同一轍。摩空誰將銀燭晃。掠波恍見金蛇掣。須臾天地還舊觀。放眼依然對溟沔。剪餘十丈五丈雲。掃剩千堆萬堆雪。石笋崖下浪如礮。匍匐乍定偏清澈。波底石片能作花。朵朵芙蓉手堪掇。惜哉可望不可親。鐵網徒令青玉缺。泗水巧鑿煩老漁。擘出蒼皮等蟬蛻。意中得失渾錯料。宇外游觀殊小別。歸來作歌紀所見。天淡雲收笑才竭。

中山竹枝詞

汪楫

道是佳人亦復佳。一生赤腳守荆釵。宵來忽作商人婦。竟戴銀簪不脫鞋。

土妓不得簪銀。道遇官長。必脫草屨。跣足。據地候馬過。乃起。若中國人主其家。

則超然禁

令之外矣。

兩耳無環髻不殊。孰爲夫婿孰羅敷。譯人笑說公毋惑。驗取腰間帶有無。

國俗男子二十始薙頂髮。爲小髻。服與婦人無別。唯男子必以大帕束腰。女

曳襟而趨。
皆無衣帶。

中山竹枝詞

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宸章護白靈。清比胡威臣所切。觀風先到却金亭。
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卉服蘭闈問。欲乞贏秦未火書。
日斜沙市趁墟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籌花無酒盞。人歸買得小紅螺。
匹練明河牛斗橫。鞞鞞衙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綢被。靜聽盤窗蜥蜴聲。
三十六峰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烟羅馬齒山。
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桐酒醉斜曛。紙錢挂道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
心齋生白室能虛。棐几焚香把道書。讀罷憑闌笑幽獨。藤墻西角對棕櫚。
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栢枝。自是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
王居山第兔園開。松樾棕花倚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箇是鄒枚。
奉神門內列鷄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滕開舊詔。侏儻感泣說先皇。
闕宮薨桷壓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禮祀在。釐圭錫鬯見君恩。
譯章會記祚都夷。槃木白狼歸漢時。何似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詩。

林麟焜

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眉十樣粧。翹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
望仙樓閣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笙鶴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
纖腰馬上側乘騎。草圈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君祠。
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烏。

諭祭中山王尙貞尙益禮成恭紀廿四韻

徐葆光

海島無遺澤。天王歸贈遙。吉辰儀具舉。幽壤禮咸昭。專介求恩卹。馳綸走使軺。經年遲節命。十日降雲霄。
仙詔諸靈護。龍光奕葉邀。戒期開正寢。列陛設行朝。鐃吹軍儀肅。毼餽馬步驕。海沈香爇路。火浣帛攔橋。
排仗雲霞麗。侵晨風雨銷。巖松飛翠蓋。鐵樹引雲韶。抃舞肩相屬。啁嘈語絕囂。望塵迎玉案。謁闕備工寮。
緇素猶冠首。衝牙未珮腰。拜庭祈祝號。宣祭遣巫招。悱惻天心露。鏗鏘玉韻飄。屏藩勳最茂。枝幹恨連凋。
海服喪頻告。曾孫齒尙齠。十年今賜恤。三世幸承祧。體薦牲牢潔。登歌簫管調。兩楹設銀綺。三爵奠蘭椒。
昭穆欣同祔。恩光被一朝。刻銘留鼎鼐。頂册祕瓊瑤。寵渥鮫人泣。恩濃鯁戶謠。伏鯨長守窟。怒颺不驚條。
獻雉趨王會。浮航指斗杓。萬年同壽域。世世戴唐堯。

册封禮成恭紀四章

徐葆光

海邦萬里歲朝宗。奉册天朝禮最恭。中外一家同壽域。祖孫五世共皇封。國泉瑞應天邊詔。翠蓋陰成嶺
上松。六十年來三遣使。日邊偏荷聖恩濃。

十里連岡走翠虬。雲璈夾路引珠旒。仗前爭擁夷民拜。域外如親帝里遊。玉檢輝煌天上冊。朝儀照耀海中洲。蓬萊仙館環相望。只恐爐烟障遠眸。

中山宮殿壓山椒。設闕王庭儼內朝。乍啓瑤函瞻日麗。高宣天語入雲飄。龍章五色從中賜。御璽三封奕世邀。九列親方隨拜舞。紫羅帕首錦纏腰。

大典重光歡會門。玉函帶礪誓長存。十年攝事猶稱子。此日膺封始拜恩。舞蹈庭中藩禮肅。起居闕下譯詞溫。使臣將命無餘事。載筆歸來獻至尊。

中秋宴小樂府十章

徐葆光

丹桂飄雲落。金風拂殿來。仙洲娛上客。徧舞袖新裁。
當筵呈帖子。第一起神歌。海國羲皇代。天孫降福多。
皇恩如海深。海深不盈掬。隊隊綵衣童。聲聲太平曲。
朱笠垂曼纓。珊瑚搖雜貝。繁絃何滔滔。和雅與心會。
豎頭篴篥郎。曲項琵琶部。後行引吭歌。前行踢節舞。
宮漏秋來永。方諸月正中。燕開長不夜。樂奏迭無終。
魚龍動夜瀾。戢戢仰雲端。似聽霓裳曲。天風落廣寒。
國醕傾池飲。王人徧作賓。譯詞郵勸酬。語隔意偏親。

星流湯谷沸。火迸燭龍旋。涼夜浩如水。當杯月正圓。
皓魄流華采。清暉間九行。重輪瞻聖德。中外共環瀛。

重陽宴龍潭曲集長吉錦囊句

徐葆光

搖搖錦旗夾城暖。蛇子蛇孫鱗蜿蜿。松谿黑水新龍卵。鳶肩公子二十餘。鬪乘巨浪騎鯨魚。黑幡三點銅鼓鳴。銀浦雲流學水聲。烟底暮波乘一葉。海綃紅文香淺清。毒虬相視振金環。舞霞垂尾長槃跚。亂捲黃河向身瀉。秋肌稍覺玉衣寒。秋寒掃雲留碧空。涼夜波間吟古龍。玉宮桂樹花未落。燭龍兩行照飛閣。方花古礎排九楹。銀雲櫛櫛瑤殿明。玉壺銀箭稍難傾。搗鐘高飲千日酒。主人稱觴客長壽。山頭老桂吹古香。玉喉窸窣排空光。亂袖交竿管兒舞。午夜銅槃膩燭黃。挈舟海上尋神仙。斫桂燒金待曉筵。天河落處長洲路。遙望齊州九點烟。

琉球三十六島圖歌

徐葆光

琉球屬島三十六。畫海爲界如分疆。羅列衆星皆內拱。中山大宅居中央。往來稅賦有期會。冬夏候汛輸舟航。其北太島號爺馬。境鄰倭國分東洋。太平諸山作南鎮。臺灣直北遙相望。前王察度通朝貢。島曾始附中山強。星槎舊錄缺地紀。其國有禁多周防。封舟此來落國北。葉壁六點斜相當。勒柁回針取那霸。船頭但見椅山黃。姑米馬齒渺何許。面南極望空青蒼。今來三月遍諮訪。海濱踏盡猶徬徨。洲嶼雖能舉一二。更船遠近猶迷方。主人輸誠出圖籍。題寫六六何周詳。棊置尺幅三千里。對音釋字標其旁。其中各島

語言別。譯詞受事中山王。顯顯獨居乃恭順。無一自大如夜郎。聖人聲教彌六合。河源佛國歸堂皇。天下全圖成一覽。朱書墨界窮毫芒。琉球彈丸綴閩海。得此可補東南荒。朝來張挂向東壁。紅旭冉冉升扶桑。

中山竹枝詞

徐葆光

小船蟲起半天中。一尺檣懸五寸蓬。渡海歸人當有信。竿頭昨夜是南風。

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畢具。置竿頭立庭中。候風以卜歸期。自閩歸國皆

以南風

爲候。

衾子垂垂不繫腰。招風長袖學芭蕉。不知螺髻東西墮。玳瑁簪長尾倒翹。

女衣名衾子。腰無帶。被身上。頭髻甚鬆。東西偏墮。蓋古倭髻也。女簪玳瑁長

尺許。倒插髻

中。尾翅額上。

纖纖指細玉抽芽。三五初交點點瑕。牆上空憐小垂手。迴風如捲落梅花。

女十五。黥手指背。墨點如梅花。

海濱魚市早潮還。細徑斜通失汁山。頭戴荷筐趁墟去。歸來壓匾翠雲鬢。

汁山一名失山。一名失山。女集所。

海光晴漾碧天雲。三五龍姑自作羣。石筍崖邊朝不動。雪崎洞裏拜龍君。

波上山一名石筍崖。寺中有神。手劍而立。名不動。波上山東有小山。名雪崎。下

有洞。正三五九月謂之吉

月。女子相約拜洞以爲常。

中秋滿月照空村。鷄犬無聲晝掩門。八月靈辰惟白露。家家三日守天孫。

白露節。國中爲大節。前後三日。閉門不語。靜坐守天孫。天孫氏。國中開世祖也。

小窗傍晚向西開。忽見纖纖落鏡臺。豫算初三拜新月。隔牆先約小姑來。

俗有待月之期。初三夜。焚香對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月升。拜畢乃坐。廿三夜。

焚香坐待

月上乃拜。

海波日出靜無垠。子午靈期又一新。銀蟾今日團圓夜。汲取新潮獻竈神。

每月十五。女至炮臺取潮水獻竈。

題使院種蕉圖

蔡文溥

數株蕉扇半遮空。仙客栽培興不窮。虛檻籠陰消暑氣。幽窗伴月引涼風。飄搖影出高牆外。掩映綠浮一院中。擬似輞川當日景。好將圖獻未央宮。

呈册封天使四韻

蔡文溥

熙朝恩寵航溟海。萬里蛟宮紫氣臨。五色彩雲天子詔。一泓秋水使臣心。東藩恪守共球職。北闕頒封雨露深。爲咏皇華光遠地。高懸遠望想商霖。

徐太史枉過四本堂誌喜

蔡文溥

陋巷蕭蕭一草堂。翹翹旌旆下寒鄉。村僮也識朱輪客。咸道文星載路光。

同樂苑八景

蔡文溥

延賢橋

江芷汀蘭映水清。風飄香氣到前庭。曾傳東閣招賢地。可勝園橋聚德星。

恤農壇

明王軫念草萊民。時上農壇望畝頻。省斂省耕行補助。海邦無鳥不生春。

洗硯塘

一曲銀塘供洗筆。光浮星斗自成文。金鱗列隊爭吞墨。彷彿龍宮獻彩雲。

望春臺

臺上新晴宿霧披。鸞旗掩映日遲遲。春和淑氣催黃鳥。正是農工播種時。

觀海亭

峰高路轉欲凌雲。亭上風光自不羣。縱目遠觀滄海外。登臨何異讀奇文。

翠陰洞

人間似隔紅塵外。錯認桃源有路通。陰鎖洞門閒寂寂。惟餘鶴夢月明中。

摘茶巖

香出瓊樓閨苑種。長承雨露葉蒼蒼。春來每向巖頭摘。先製龍團獻我王。

種藥堤

開道仙家延壽草。移栽堤上自成叢。莫教劉阮長來採。留與君王佐藥籠。

東苑八景

東海朝曦

宿霧新開敞海東。扶桑萬里渺飛鴻。打魚小艇初移棹。搖得波光幾點紅。

西嶼流霞

海角晴明嶼色丹。流霞早晚漲西巒。若教擲管詩人見。定作箋頭錦繡看。

南郊麥浪

錦阡繡陌麗南塘。天氣清和長麥秧。一自東風吹浪起。綠紋千頃映溪光。

北峰積翠

北來山勢獨嵯峨。葱鬱層層翠較多。始識三春風雨後。奇峰如黛擁青螺。

石洞獅蹲

仙桃花發洞門開。猛獸成羣安在哉。將石琢爲新白澤。四山虎豹敢前來。

雲亭龍涎

凌雲亭子有龍眠。吐出珠璣滾滾圓。今日東封文筆秀。好題新賦續甘泉。

松徑濤聲

行到徂徠萬籟清。銀河天半早潮生。細聽又在高松上。葉葉迎風作水聲。

仁堂月色

東方初月上山堂。萬木玲瓏帶晚霜。照見皇華新鐵筆。千秋東苑有輝光。

琉球國志略卷十六

志餘

志之有餘。所以收遺散補軼事也。故雜記叢談。類多節錄。以備參考。臣因擇其事之無條可附者。別次篇末。雖其言不足爲典要。然以資談苑之搜探。存後起之徵據。或亦少有裨益。志志餘。

張學禮紀略。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蘇州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請授世子彌多羅。王壻亞弗蘇三。法司子喀難敏達羅。三人琴。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壻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西湖吳燕時。字羽嘉。精岐黃術。國中求治者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

徐葆光錄。國中無琴。但有琴譜。國王遣那霸官毛光弼於從客福州陳利州處學琴。三四月習數曲。并請留琴一具。從之。

汪楫錄。有神異一條。康熙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黎明。夢與同官喬萊登一山。仰瞻有碧霞元君廟。疑爲泰山神。下拜。神衣飾如妃后。命坐。辭。神曰。公操爵人之柄。坐宜也。因坐。已復賜食一器。覺以告萊。二十一年元旦。謁關帝。得籤詩。有一紙。官書火速催。扁舟東下浪如雷。句。三月。與中書林麟焜同充冊封琉球國使。林蓋字石來。喬則字石林。乃知夢與籤詩。莫非預定。獨疑於泰山神無涉。行次杭州。楫時方疏請諭祭天。

妃及登吳山謁天妃宮。見旛書碧霞元君。越日於孩兒巷得天妃經一函。詳書歷朝封號。始知崇禎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夢者。蓋卽天妃也。

又云。使臣登舟。必先迎請天妃。奉柁樓上。而以挈公從祀。挈公者。福建挈口人。常行賈。臥舟中。聞神語曰。某日將行。毒於某處。公謹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拋毒物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後爲土神。明兵攻閩。不卽下。出牌誓曰。入城不留一人。公化爲蒼老。進曰。若改留爲殺。當獻城。從之。請以水燈爲號。時荻蘆門水深。不設備。而居民以神誕日。放燈於此。明兵望燈入。公擁沙助之。遂克城。果不殺一人。後封宣封護國天下兵馬司協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霧。專藉神力導引云。臣茲役亦循例奉迎香火。上船。姑米之險。石塘之霧。神實有靈焉。因詳訪閩人云。公實卜姓。以業挈舟爲神。故稱挈公。今各省藩司庫神。皆明時命以公主之。故人亦多奉爲財神。

又云。封舟過東沙山。有兩大魚。傳舟左右行。或前或後。首尾時見。長略與船等。入夜。星光爛然。白鳥不可數計。環檣而飛。迎懼之神鴉。不足異矣。臣茲役到閩。相傳封舟渡海。必有大魚導引。不特汪使時有之。但他時不覺耳。臣出洋後。留心察之。果見大鯊魚。或二或四。夾舟而行。將至姑米。萬鳥亦復迴翔。及近山。反無一雀。舟人云。是宿洋鳥。止則浮窠水面。飛則啣窠而起。又有紅蜻蜓繞桅而飛。舊錄云。颺颺將起之兆也。後果驗。

又云。過溝。風濤大作。投生緒羊各一。潑五斗米粥。焚紙船。鳴鈺擊鼓。諸軍皆甲露。俯船作禦敵狀。問溝

之義。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復兵之恩威並濟之義也。

夏子陽錄。洪永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際。經年作舟。藏明器二具。前刻天朝使臣。上釘大銀牌一面。有急知不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錮之。任其漂泊。庶有人見。取其銀而置之於山。俟後使得載歸耳。夏子陽曰。琉球之役。宵渺汪洋。茫無際涯。或見絕島孤山。一點空青。半落天外。幸而濟則幸矣。不然。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以前使久已去之。要之只在造舟用人處喫緊。其所足恃。惟式憑國家寵靈。與仗平生忠信兩者而已。如曰設桴翼。造水帶。則愈淺矣。張學禮紀略。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

徐葆光錄。前明琉球人不剃頂髮。亦不用網巾。萬歷中冊使謝杰。長樂人。有母舅某從行。攜網巾數百事。至無售者。謝使遲冊封禮久不行。云本國既服中華冠帶。如陪臣有一不網巾者。冊事不舉。琉人競市一空。閩人至今相諠強市者。則云琉球人戴網巾也。

又云。親泊村戲馬臺東。有獲劍溪。山北王有寶劍名重金丸。兵敗擲于志慶真河。百年後流至水漲溪。光插天。伊平屋人得之。獻中山王。今爲王府第一寶劍。

汪楫錄。傳聞國祀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辨戈天。靈異特著。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尸名女君。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致敬。國有不良。神輒告王擒之。鄰寇來侵。神能易水爲鹽。化米爲沙。尋卽解去。故國人。事神甚謹。明有使臣某至國。詰王。國無城郭兵甲。何以禦外侮。王備言女神之靈。使臣曰。脫神偶不靈。奈

何。其後倭忽大至。王被執。久之始釋。王曰。神之靈遂爲天使。一言敗之乎。嗣是不復以辨戈天爲言。臣按使館後善興寺右。有天滿神。云卽祀天孫氏女處。圓鑑池天女堂。稱辨才天女。戈字疑才字之誤。天字下當加女字。於義爲順。姑闕之。

徐葆光錄。中山僧有臨濟宗。真言教。二種。臨濟宗爲禪門禮誦外。多學爲詩。真言教爲人祈禱書符咒。正五九月。尤多祈福。俱戒葷酒。居首里諸寺。皆臨濟宗。在那霸者。惟東禪寺。清泰寺。及廣嚴寺。三處爲禪宗。餘皆真言教也。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僧衣多用朱黃色等。紬絹爲之。袈裟外更有一衣。如背心狀。名斷俗。僧披剃後。有名著籍上之理梵司。皆有廩米。圓覺寺爲國王本宗。香火所在。僧祿特重。歲八十石。天王寺。天界寺。崇元寺。歲二十四石。臨海寺亦二十四石。護國寺四十石。二寺在海濱。爲國王許愿獻佛之所。故祿石次之。他則不論僧衆多少。每年支米八石。一云支口糧四名。每名一石。三斗五升。共五石四斗云。